



五 幕 喜 劇

好 事 多 磨

MUCH ALSO ABOUT NOTHING

W. Shakespeare 原著

張 常

譯者序

民國二十九年夏天，住在桂林，偶而在一家專售香港貨的拍賣行裏看到一本牛津版的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hakespeare*。那時後方一切物資已經開始感到匱乏，大多數的人差不多都要用飢餓的眼光去看一切外來的貨物，即使是書籍文具，也不能例外；何況這是一部名著？於是，以在當時覺得相當奢侈的價格，換了這本一英寸半厚，大紅布面的書回來。

桂林的夏天相當熱，但並不使人不快，早晚很風涼：中午，只要留在陰影裏，也並不覺得受不了。而我的家却又在江東岸的龍隱岩前，灑水的支流就在宅前的石磴下面不急不徐的流過，水是那麼清，又很沁涼，從中午到傍晚，總有些人在那裏面游泳，山光水色，再加以不遠處的花橋垂虹，古木鳴蟬，真有些像世外桃源，一點看不出那漫天的烽火，就在隣近兩個省份裏燃燒。

這個夏天過得不算快，我也每天得抽暇讀完了這本書——包括莎士比亞三十七個名劇中的十四個劇本，實在是抗戰八年中生活最正常，讀書最規則的一段時光。

莎士比亞的作品，我國自林紓而後，直到最近曹未風先生開始翻譯他的全集止，已經

做過各式各樣的介紹，尤其是「莎士樂府本事」，傳誦得更廣。凡是對外國文學多少有些興趣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這位英國文學史中的「王者」；對於他那傳奇式的，童話式的故事，美麗而夢樣的情調，深刻俏皮的對話以及他那瑰貴炫爛的詞藻，沒有一個不給予最高的頌讚。

不過，爲什麼我在那時讀完他這部集子之後，忽然大胆的開始試譯它的這部 *Much Abo Ab-out Nothing* 呢？記得當時的動機不外：

一、莎士比亞之生，適在英國的盛朝，先天和後天的條件，使這位天才豐富，熱情潑溢的大作家，終於產生了他不朽的鉅製，這是可以從他的寫作題材，方法和情趣中看得出來的。我懷疑他是生長在此時此地的中國，是否能夠產生同樣的作品；同時：對於生活在艱苦抗戰中的我國劇作家們，是不是可能產生和他類似的作品？我探求出：在一個暴風雨的時代裏，只可能產生粗綫條的十分完整的作品。像莎士比亞那樣細針密綫的作品，是不可能發現的。這裏所謂「細針密綫的作品」，我覺得這部 *Much Abo about Nothing* 可以算他的代表作。

二、「五四」以後，我國戲劇開始了一個新紀元。初期的作品，多半受着歐洲及日本諸家的影響；中期雖然出現了若干創作，但很少是成功的；「九一八」以後，方始進入另一新境，逐漸變化進步；直到抗戰開始，確實有不在少數的成熟的作品上演（包括舞台劇及電影劇本）。但是，不論

故事的悲歡離合，劇情的錯綜曲折，……卻常常給平庸的對白所累，不僅影響到故事本身，使劇情及人物都平面化，甚且妨礙到舞臺的演出。這是一種無可補償的損失。而這部 *Much Ado About Nothing*，幾乎全部對白的每一句都經過錘鍊，每一句都活生生的勾劃出某一種人物的臉譜，顯示出某一種人的個性，把全劇呵成一氣，渾成一團，無隙可尋，無縫可覓，就在讀的時候已可會心微笑，忍俊不止；到上演時，自然更足令人發人深思，含淚展顏了。所以原書的介紹文中批評這本劇本說是 *It is a play good to read in the study and better to witness on the stage.* 「這是一個值得在書齋一讀，更值得在舞臺上一看的劇本。」

三、劇中以彭尼迪 *Benedick* 和佩德絲 *Beatrice* 這兩個喜角 *Comic character* 為經，克勞第 *Claudio* 及希羅 *Hero* 兩人為緯，錯綜穿插，針鋒相對，極盡花蝶紛飛，迷離撲朔之妙。加以杜巴萊 *Dogberry* 和佛基士 *Verges* 這兩個丑角的一再登場，如牡丹綠葉，相得益彰，在舞臺上一定能收得更大的效果。總之：這劇中的每一個人物，都能使讀者覺得有活躍如在目前的樂趣，在戲劇研究或戲本寫作方面，多少可以做一個借鏡。

不過，我在初譯這一劇本之後的第六年的冬天，重新把它來校閱的時候，卻又覺得這還是一個「值得在舞臺上一看更值得在書齋一讀」的劇本。可惜因為譯者英文太差，雖然使這一劇本拙劣的

譯成了中文，其中錯誤必多，是不是多少還能保持原作者的情趣，也是個問題。實在很愧對原作者。愛好莎氏劇作的讀者，希望不吝指教。假如這一劇本的譯述，多少還能說明這一個完成於一五九八年的英國喜劇，爲什麼到現在還受着全世界讀者及觀衆的歡迎的緣因，那就是譯者喜出望外的了。

這是在中國舞台上演的少數莎氏劇本中的一個，可是還得經過有意把它上演的人士若干精心的思考和安排。關於這點，譯者願意隨時供獻一點意見。

本劇的原名應該譯作「無事張皇」，也有人譯作「舌戰因緣」和「無事忙」的，譯者所以把它改成「好事多磨」的意思，只是因爲它比較更適合本劇的內容吧了。

最後，得謝謝石耶先生的費心校閱，和夏君敏女士的督促和鼓勵。

譯者 卅五年十二月八日於上海。

好事多磨

登場人物

彼德羅 Don Pedro——阿拉貢王子。

約翰 Don John——彼德羅王子之私生弟。

克勞第 Claudio——佛洛倫斯青年爵士。

彭尼迪 Benedick——保達青年爵士。

李耐多 Leonato——米西那總督。

安東尼 Antonio——總督之兄。

柏若瑟 Balthazar——彼德羅王子之僕從。

巴拉巧 Borachio——約翰王子之黨羽。

康拉德 Conrade——約翰王子之黨羽。

杜巴萊 Dogberry——警官。

佛基士 Verges——甲長。

法郎士 Francis——牧師。

寺僕

侍者

希羅 Hero——李耐多總督之女。

佩德絲 Beatrice——李耐多總督之姪女。

瑪格麗 Margaret——希羅之侍女。

吳素拉 Ursula——希羅之侍女。

副官。

侍從。

警察。

樂師。

地點：米西那。

第一幕

第一場 總督府前

（李耐多總督，希羅，佩德絲等及副官一人同上。）

李耐多：這封信裏說，阿拉貢王子彼德羅今天晚上就可以到米西那城來了。

副官：離開這裏已經不遠，當我離開他趕到這裏來的時候，就不到九里地了。

李：這次戰事，損失了多少人馬？

副：沒有什麼，官佐一無死傷。

李：一無死傷，倒是個雙重勝利。彼德羅王子在信裏很推重那位佛洛倫斯的青年爵士克勞第。

副：應該推重，彼德羅王子時常提起他。像他這麼一點年紀，却建立了這樣大的功績，真是「

靜若處子，動若脫兔」，叫人家料想不到。

李：他有位叔父在本城，知道了一定很高興。

副：我早就帶信給他了，他高興得非凡；他竟高興得的差點兒要哭出來了。

李：他流了眼淚沒有？

副：流得很多。

李：真是孽情的流露。再沒有以淚洗面的人更真誠的了。快活而流淚比流淚而快活要好得多。

佩德絲：請問，那位蒙湯杜先生可曾從前方回來？

副：小姐，我不知道這個名字。在隊伍裏沒有聽到過這麼一位先生。

李：姪女小姐，你問的是那一位？

希羅：妹妹的意思，大概是指的保達的彭尼迪先生。

副：哦，他回來了，還是和過去一樣得快活。

佩：出征以前，他在米西那城裏散佈廣告，要和能飛的愛神挑戰，確巧母舅家裏有位蠢僕，

讀到了他的挑戰書，代替了愛神，就用打鳥用的鈍頭箭和他較量。請問你：他在前方殺了多少人？吃了多少人？到底殺了多少人？真的，請問你，因為我會和他打過賭，我得吃掉那些給他殺死的人。

李：真忠實，姪女小姐，你也太誇苦彭尼迪先生了。不過說笑的功夫，我想他決不會比你

副：小姐，這次打仗，他倒幹得不壞。

佩：大概他幫忙你們吃了不少糧糧，他是一個大肚漢而且胃口又特別好。

副：而且還是一個好軍人，小姐。

佩：對於一位太太可以這麼說，對於一位老爺呢？

副：一位老爺在一位老爺看起來，一個普通人在一個普通人看起來，全都是一肚子的仁義道德。

佩：正是這樣，他是一個滿肚子仁義道德的人；不過說到滿肚子的什麼，那末我們都是人，雖也不是草包。

李：請不要誤會含姪女的意思。她和彭尼迪先生之間，這樣唇槍舌劍的你來我往是常事。他們只要碰在一起，沒有一回不是鬥嘴說笑的。

佩：可憐他每戰必敗。前回我們舌戰，他的人生五識（註）中，四識都給我打得落荒而走，現在他整個的人只剩下一識在管制着了，假如他還有一些頭腦，像個人的話，就讓他這一識留下來分別他和他的馬之間那一點兒吧。假如連這一識都沒有，他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個有理智的動物。現在

誰和他混在一起？他每月都會新添一個拜把弟兄。

副：有那樣的事嗎？

佩：那太容易了。對於許願發誓這一套，他從來不遵守，把它當做他頭上的帽子，隨時可以變換式樣。

副：這樣看來，小姐，這位先生倒不是你好友錄中的一位了。

佩：那還用說，要是這樣，我早把我的藏書室給一起燒掉了。不過，我倒要請教你，現在誰和他攪在一起？沒有那種好鬥嘴的少年同他在一起鬼混嗎？

副：他是那位智圓行方的克勞第爵士的最要好的朋友。

佩：啊，上帝！他將像魔鬼樣纏住克勞第了，誰倒楣碰上他，誰就會立刻變成瘋子。上帝保佑這位正人君子的克勞第吧！要是他給彭尼迪纏住了，就化上一千鎊也醫他不好。

副：小姐，這是你不見外，才敢說的。

佩：謝謝你，好朋友。

李：姪女小姐，你總不至於變成瘋子吧。

佩：變成瘋子，除非冬行夏令。

副：彼德羅王子來了。

（彼德羅王子，約翰王子，克勞第，彭尼迪，柏瑟若等同上。）

彼德羅：好李耐多先生，有人來麻煩你了；人家都避之不遑，你却碰到了我們。

李：王子，麻煩決不光臨舍間，因為麻煩不在，就會把舒服留下來；不過一旦尊駕離開這裏，幸運就會跑掉，却不免惆悵得很。

彼：你太好客了。這位是你的女公子吧？

李：她母親常是這麼對我說的。

彭：是不是你有些懷疑，才問過尊夫人？先生。

李：彭尼迪先生，並未；那時候你還不過是一個小孩子哩。

彼：彭尼迪，這下你可給堵住嘴了！由此我們該知道你是怎樣一個男子漢。這位小姐真像他的

令尊大人。小姐，你真該慶幸，你多麼像你那位體面的令尊大人啊。

彭：要是李耐多先生是他的令尊大人，固然兩人也有些相像；但即使把全米西那城給她，她也

不見得肯交換她令尊大人的那副尊容。

佩：彭尼迪先生，我真驚奇你爲什麼還在刺刺不休，有誰在理睬你啊。

彭：什麼！我親愛的「傲慢小姐」，你還活着嗎？

佩：碰到像彭尼迪先生這樣的一碗好菜，「傲慢小姐」會得死嗎？「禮貌小姐」到你面前也得會變得傲慢了。

彭：那麼禮貌小姐竟是一位變節人物了。除了你，那一個姑娘小姐不愛我？我雖然不致於是銖石心腸，無動於中，到現在，却還沒有愛上誰。

佩：那正是婦女界的大幸。不然，她們將給一位惡毒的求婚郎糾纏不清了。謝謝上帝和我冷靜的頭腦，我同你一樣的脾氣，我寧願聽我的愛犬對着烏鴉狂吠，却不願意聽一個男子對我發誓說他在愛我。

彭：上帝保佑你永遠不改初衷，免得有些做丈夫的註定的要被抓破臉皮。

佩：像你那樣的臉皮，不見得會抓得破。

彭：你倒可以做鸚鵡的老師了。

佩：一隻有我的舌頭的鳥，總比一匹生了你的舌頭的馬要好些。

彭：我願我的那匹馬也能有你那樣的如鸞之舌，做一個爭氣的繼承人。你講你的吧，我服輸

了。

佩：我早知道你有這一手，說到末了，當是這樣不了了之。

彼：李耐多，我們就這麼說定了。克勞第先生，彭尼迪先生，老友李耐多請你們在這裏盤桓幾天。我說，我們至少要在這裏住上一個月；而他却還誠心希望能意外地留我們多住幾天。我敢發誓担保，他決非虛邀，他是最誠懇不過的。

李：王子，你是不肯胡亂發誓的。（向約翰王子）我也很歡迎你，你既和令兄彼德羅王子言歸於好，我自當格外竭誠招待。

約翰：謝謝你。恕我不會客氣。

李：請你領先一步。

彼：李耐多，來，我們一同走。

（俱下，留彭尼迪及克勞第。）

克：彭尼迪，你可曾注意李耐多先生的小姐？

彭：我瞧是瞧了她的，可是沒有注意。

克：她能不能算是一個才貌雙全的少女？

彭：我是一個專門反對女人的魔王，你既來請教於我，是要我像一個老實人那麼發表一篇平心

之論呢，還是要我一貫的看法！

克：自然要你的平心之論。

彭：那麼老實說，我想要讚她高貴吧，她又太粗野了；要讚她美麗吧，她又太平常了；要讚她偉大吧，她又太渺小了；除了這幾點，我無法再恭維她。她並不比她自己好看，她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對她不感興趣。

克：你以為我在開玩笑嗎？認真告訴我，她究竟怎樣？

彭：你這樣對她尋根問蒂，真是想把她買下來不成？

克：有誰買得起這麼一件寶貝？

彭：哼，你還得預備一只首飾匣子把她裝起來呢！不過，我倒要問你，你到底是在說正經話還是在開玩笑？說是瞎眼的愛神是一個能捕風捉影的偵探，銅匠的祖師是一位手藝高明的木匠，你的話到底是真是假？

克：在我的眼裏，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一位絕世佳人。

彭：我雖然沒有戴眼鏡，却也看得很清楚，並不像你那樣「情人眼裏出西施」。她的妹妹，要不是性子暴躁，那真要比她好看得多。我把她們好有一比：一個是雪花紛飛的大年夜，一個就是百

花怒放的五月天。你不至於看中她做你的老婆吧？

克：要是希羅願意嫁給我，我就使立誓不娶，自己怕也把握不住。

彭：竟這樣嗎？那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不會遭受嫌疑了，我將永遠看不到一個老年的單身漢了！好吧，你伸長着頸子去等着挨做吧，但願你不要弄得焦頭爛頭，愁眉苦臉。瞧，彼德羅王子回頭來找你了。

（彼德羅王子復上。）

彼：你們在這兒商量些什麼秘密，爲什麼不和我們一起上李耐多府上去？

彭：你聽着，克勞第爵士閣下。爲了忠於朋友，我可以爲你嚴守秘密，變成一個啞吧；爲了忠於王子，他在鬪單相思。他愛上誰？現在不免與閣下有關係。乾脆講一句：他愛上了希羅小姐，李耐多總督的矮腳女兒。

克：倘使如此，那就照你所說就是了。

彭：王子，正就像句老話：說「是」，也許「不是」；說「不是」，也許「是」，不過，上帝不許「是」。

克：只要我的熱情不變得很快。上帝決不准我「不是」。

彼：但願如此，倘是你愛她的話。這位小姐也確實是個尤物。

克：王子，你說這話無非是要把我套住。

彼：這是我的由衷之言。

克：王子，我也是實話。

彭：王子，我也格外是實話。

克：我覺得，我愛她。

彼：我也知道，她的確值得愛。

彭：我既不覺得她怎麼會給人家愛，也不知道她是這麼值得人家愛，這種看法，就把火來燒，也溶化不掉。

彼：你固然美，你總是死執成見的老頑固。

克：一個人不用意志的力量，決不能夠維持他的身心。

彭：我謝謝那位十月懷胎把我生下來的婦人，我更萬分感謝把我扶養長大的婦人，別的女人，我額上箍了圈，帶上掛了角，就只有請她們原諒了。因為我不相信她們任何一個，我將對她們不致於幹錯事兒；同時，因為對她們一個都不相信，所以對自己倒是做對了。就是窮，我也甘願窮，

——我終身做光棍，不討老婆就好了。

彼：要不了好久，我眼看你想女人想到面黃肌瘦。

彭：王子，我可以病得面黃肌瘦，可以餓得面黃肌瘦，可以氣得面黃肌瘦，却不會害相思得人比黃花。要是證明我，爲了相思弄得面如蠟紙，連趕緊喝酒來恢復血氣都來不及，那麼儘可用打油詩人的筆尖來挑瞎我的眼睛，然後把我掛在妓院的門首，爲那盲目的愛神做招牌。

彼：好，要是朝失了把握，言行不一，那才貽笑大方呢。

彭：要是這樣的話，儘可把我像小貓一般，吊在籃子裏，把我當做箭靶，誰把我射中了，誰就得受人稱賀，當他做神箭大王亞當。

彼：好吧，時間會得試驗的，有句老古話不是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彭：人家會得顯原形，有決心的人像我彭尼迪却不見得如此。不然，人家儘可去找兩只牛角來戴在我的頭上，再在我的臉上塗上油彩，寫上「良牛出租」四個字，並且下面還可以讓他們註明：「這位就是結婚後的彭尼迪。」

克：有朝你真要是這樣，你將是一頭瘋牛了。

彼：不，要是愛神的箭袋沒有在威尼斯把箭都射光，他怕馬上就給震倒了。

彭：那末，我還要找個地靈呢。

彼：好，我們且等着瞧吧。彭尼迪先生，請代我謝謝李耐多總督，告訴他，我晚飯時準到，他正在大忙呢。

彭：這點使命，我還弄得清楚。謹遵台命，決不有誤。我把你呢——

克：——交給上帝來管：倘使有家，由家來管——

彼：從今天七月初六日起，你的好朋友彭尼迪叮囑你。

彭：不必再取笑了。你們的談吐，支支吾吾，也不過咬文嚼字，斷章取義吧了。在你們老是譏諷不休之前，且問問你們的良心吧，再會了。

（彭尼迪下。）

克：王子，請你幫忙一下吧。

彼：彼此是老朋友，怎樣幫忙，只要你說，只要於人有益，任何困難的功課都容易學的。

克：李耐多有兒子沒有？

彼：只有一位希羅小姐；她是一位獨生女，克勞第，你當真愛她嗎？

克：王子，在你出發打仗以前，我這老粗就看上她了，不過因為戰事緊急，所以也說不上愛不

愛。現在我回來了，打仗的念頭都已經過去，不免古井重波，死灰復燃，一心一念只在想那位年青美貌的希羅小姐。啊，我在戰前就很喜歡她。

彼：你真像一個初戀的男子，說話要這麼九曲三灣，把人都聽累了。你要是真愛這位美麗的希羅小姐，且別聲張，讓我去告訴她同她的父親，我想不見得會不成功。你開頭說了一大篇美麗的故事，還不過是這末一個結尾？

克：你真是個大好人，肯如比幫忙，求愛者的焦灼，你一看就明白了。不然，我愛得這麼突兀，就使說得你相信，也還得大費唇舌。

彼：否則爲什麼橋要比水闊？你既已明白承認愛她，我自然設法幫忙。今天晚上要舉行化裝跳舞會，大家戴着假面具登場，我就冒充你向她求愛，她心悅情願了，然後再告訴她的父親。結果，我想她準是你的。我們就這麼幹吧。

(俱下。)

第二場 李耐多總督府中

(李耐多總督與安東尼上，在舞台中相遇。)

李：兄長，準備得怎樣了？姪兒呢？樂隊預備好了沒有？

安東尼：他正在張羅着這件事。可是，老弟，我要告訴你一件奇怪的新聞，你做夢也想不到。

李：可是好消息？

安：那還說不定，不過現在看來很好。據一個僕人報告，波德羅王子和克勞第爵士在我們花園裏一條林蔭路上密談，王子告訴克勞第，說他很愛你的女兒，預備今晚在跳舞會裏向她求婚，如果得手，他乘勢就要向你說明。

李：這個傢伙可靠得住？不能開玩笑呢。

安：他是一個精靈的傢伙，我可以把他叫來，不信任你自己問去。

李：不必，事情沒有證實，我們只把它當做謠言。不過，我倒要關照我女兒一下，假如事情是真的，她也可以準備有個回答。你去，還是你去告訴她吧。（數人上）姪兒們，你們做得不錯，辛苦了。噲，朋友，我忘了你了，請過來，我有事要你幫忙。好姪兒，當心忙裏有錯呀！

（俱下。）

第三場 李耐多總督府中之另一室

（約翰王子與康拉德上。）

康拉德：怎麼，我的大爺，幹嗎這麼悲傷，我的大爺？

約翰：我落地就沒有品格，所以悲傷也沒有限度。

康：你應該聽話。

約：聽了話又怎樣，會就此帶來幸福不成？

康：雖然不能藥到病除，至少也可平心靜氣。

約：我很奇怪，照你所說的，你這個白虎星，會得跑來跑去拿了藥方來醫治一個慘痛的遭際。

我瞞不了人家，我是一個私生子。我有心事就悲傷，別人說笑我不能發笑；我吃得下就吃，並不等待人家的空閑；我倦了就睡，不去管別人的閑眼；我開心就笑，人家高興我也不去惹他。

康：是的，但你要自吹自擂，便先得要不到受人家支配的時候才行。上次你公然反抗令兄，他新近才和你言歸於好，你要在腳根還沒有站穩以前，就想爲所欲爲是不可能的。所以，你還得見機行事。

約：我寧願孤芳自賞，做一朵離邊的野薔薇；却不願做一朵紅玫瑰去討他的喜歡。寧願狂放任性，給衆人唾棄；却不願奴顏婢膝，取巧奉承。因此，我不致被人家叫我僞君子，却也不失爲一個

誠實的惡棍。現在我心餘力絀，決不會像籠中之鳥，自鳴得意。只要我還有嘴，我就要咬；只要我有自由，我就要幹！請別來管我。

康：你能不能少發點氣呢？

約：我要儘量發洩，祇有這個辦法。——誰來了？

（巴拉巧上）

約：有什麼消息？

巴拉巧：我剛從那邊晚宴回來。李耐多總督款待令兄以上賓之禮。我可以告訴你一件正在進行中的結婚消息。

約：能不能給我們做搗亂的對象？那一個傻瓜要和累贅結婚？

巴：啊，就是令兄那位好幫手。

約：誰？克勞迪？那個漂亮少年？

巴：正是他。

約：一位好少年，誰，他愛上了誰？

巴：啊，愛上了希羅，李耐多的女兒，也就是他的財產繼承人。

約：一個早熟的少女！你怎麼知道的。

巴：他們教我去做薰香的工作，我正在一間有霧氣的房間裏點起香草，王子和克勞第來了，手搥着手，認真的在商量什麼。我就躲進帷幔裏去，聽到他們約定，由王子先向希羅求婚，到手之後，讓給克勞第爵士。

約：來吧，來吧，讓我們到那邊去，這個也許够我作弄他們一下。這個新得寵的小子自從把我打敗以後，現在更威風了。同他搗一次亂，也可以消我一股悶氣。你們兩位一定能幫我的忙吧？

康：巴：大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約：我們先去參加晚宴。因為我已經屈服，他們自可格外開懷暢飲了。最好是有個廚子能和我一條心！——好，我們且到那邊見機行事。

巴：只要你大爺吩咐就是。

(俱下。)

註：五識。 Five wits · (一)想像 Imagination · (二)記憶 Memory · (三)判斷 Esting-

ation (四)幻想 Fancy · (五)常識 Common Sense。

第二幕

第一場 李耐多總督府大廳

（李耐多，安東尼，希羅，佩德絲及其他人等同上。）

李：約翰伯爵沒在這裏吃晚飯嗎？

安：我沒有見到他。

佩：這位先生神氣多酸澀啊！我每次見他，過後一個鐘頭我還心裏不舒服。

希：他的性情太憂鬱了。

佩：要是有一半像彭尼迪，他就是個好人了。一個太像一座傀儡，一言不發；一個太像我們族裏的某夫人的大兒子，胡說霸道。

李：那麼割半段彭尼迪先生的舌頭放在約翰伯爵的嘴裏，移一半約翰伯爵的憂鬱放在彭尼迪先

生的臉上——

佩：再加上尊腿尊腳，叔父，還有一個飽滿的荷包，這麼一個男子，他在世界上要娶誰，就是誰，要是那個女人愛他的話。

李：姪女小姐，我敢說：要是你老是這樣油腔滑調，你一世嫁不到丈夫。

安：的確，她太利嘴了。

佩：太利嘴不算利嘴。據說：「上帝罰利嘴的母牛生一對短角。」不過，太利嘴了，他倒就不罰什麼了。所以，上帝也不致於來罰我。

李：因為太利嘴，所以上帝不罰你生一對角嗎？

佩：正是這樣，要是上帝不罰我嫁一個丈夫，那就再幸福沒有了。我早晚對他跪着祈禱，也就是爲了這個。我受不了丈夫的一臉鬍鬚，我寧可一個人躺在羊毛毯裏。

李：你可以找一位沒有鬍鬚的丈夫啊。

佩：要他幹嗎？叫他穿着我們女人的衣服，做我的陪房丫頭嗎？有鬍鬚的，已經不是少年人，我配不上他；沒鬍鬚的，還沒有成年，他配不上我；我倒不如付玩把戲的六辨士押金，把他的小鬍鬚領到地獄裏去的好。

李：那麼，你也一起進地獄裏去？

佩：不，我只到獄門口，那裏就會有一個魔鬼來和我會面，他是一個頭上生角的傢伙，神氣有些像一個太太另有相好的倒臺男子，他對我說：「佩德絲小姐，請上天堂裏去，請上天堂裏去，這裏沒有安放你們女人的牢房。」於是，我把牽着的一些糊獮交給了他，轉到天堂裏去拜訪聖彼得，他指點我那些不願意結婚的單身人住在那兒，使我們一起永遠過着快樂自在的日子。

安：（對希羅。）姪女小姐，我相信你一定聽爸爸的話。

佩：自然，姊姊應該恭而敬之的說：「爸爸，悉聽尊命——」不過，也不可一概而論，那是專對對方是個美少年而說的；否則，你就得仍是恭而敬之的說：「爸爸，可讓我自己作主。」

李：好，姪女小姐，我總有一天會看到你嫁人的。

佩：除非上帝不再用泥土來造人。你想，一個女人委身給一塊強硬的泥土，和這塊任性的泥土去較量高低是多麼掃興的事！叔父，我決不嫁人；而且，亞當的子孫都是我的兄弟行，血族成婚我總覺得是件罪惡。

李：女兒，記住我叮囑你的話，要是彼德羅王子向你來那麼一套，你該知道怎樣回答了。

佩：姊姊，事情一定出在音樂聲中，要是對方不能對你及時求愛，或者王子要求得太緊張的話，那末，你可以告訴他說：「讓我考慮考慮。」跳了舞再說。希羅，記住我的話：求愛，結婚和懷

悔這三部曲，好比狐步舞，華爾滋和勃羅斯一樣：第一次的求愛又熱情又着急，就像狐步舞那麼輕快和放浪；結婚就禮節隆重，像跳一次華爾滋，又莊嚴又文雅；於是，懊悔便跟着來了，拖着舞累了，的腿子，一步緊一步的跳着勃羅斯舞，一直跳進坟墓。

李：姪女小姐，你倒經驗豐富，說來頭頭是道。

佩：叔父，我眼光很好，我在白天可以認得清教堂是個什麼東西。

李：兄弟，客人都來了，讓開些。

（彼德羅，克勞第，彭尼迪，柏瑟若，約翰，巴拉巧，瑪格麗，吳素拉及其他人等同上。）

彼：小姐，可願意同你的朋友跳舞一會嗎？

希：要是你能慢慢的走，神色自在，而且也不噲哩噲噉，我不妨同你跳舞一會；尤其是當我要

走開的時候。

彼：和我一起跳舞嗎？

希：讓我高興的時候再說吧！

彼：那麼，你什麼時候高興呢？

希：當我喜歡你的辭色的時候。上帝保護他的孫子，也得喜歡那裝璜富麗的匣子。

彼：我的假面具是飛利蒙式的屋頂，裏面住着約夫主神。

希：那你的假面具是草做的了。

彼：輕些聲講，要是你講愛情的話。

（攙她走向一邊。）

柏瑟若：我但願你真喜歡我。

瑪格麗：爲你自己打算，我不能够喜歡你。因爲我的壞脾氣太多了。

柏：那一種？

瑪：好比做禱告，我就老是說得很響。

柏：那我更愛你了。這樣，聽到的人都會大聲叫「亞們」了。

瑪：希望上帝給我安排一個好舞伴。

柏：「亞們！」

瑪：可是一等跳罷舞，就希望不要再看見他！快答，牧師。

柏：牧師回答說：「沒有別的話了。」

奧素拉：我知道你，你是安東尼先生。

安：乾脆告訴你，不是！

吳：你的頭一搖一搖的，還不是你？

安：老實告訴你，我是假裝那種模樣兒的。

吳：他那種搖頭簸腦的模樣兒，除非你就是他，決不會裝得這麼像。你看，這不是他的那隻乾枯的手。你就是他，你一定就是他。

安：一句話，我不是他。

吳：算了吧！看到你那種大方的態度，你還以為我猜不透嗎？有高尙德行的人是掩藏不住的！不要響了，我知道，你就是他，不必再講了，免得顯原形。

佩：誰告訴你的，你不肯告訴我嗎？

彭：抱歉之至，那就不能告訴你了。

佩：你是誰，你也不肯告訴我嗎？

彭：現在還不能夠。

佩：說我傲慢，說我從「笑林廣記」裏面撿拾一些笑料來自鳴得意，唔，這一定是彭尼迪先生說的。

彭：他幹什麼的？

佩：我想你一定再清楚不過了。

彭：我真的不清楚他。

佩：他沒有逗你發笑過嗎？

彭：請你告訴我，他究竟是幹什麼的？

佩：他嗎，他簡直是王子門下的一個清客，一個笨伯，他唯一的本領便是信口雌黃，造謠生事。只有些光棍無賴纔喜歡和他攪在一起。並不是爲他有一點小聰明，只是他那種辣手辣腳的談吐行動，倒還有一點耐人尋味罷了。他一面討好人家，一面又得罪人家，所以人家一下子爲他引得發笑，一下子又非叫他挨打不可。現在他一定在這裏，希望能碰到他談談。

彭：待我認識這位先生時，我一定把你說的這番話告訴他。

佩：再好沒有！不過他免不了要調侃我一番的。要是你不理他，或者他竟引不起你一笑，那比打他還難耐。不過這樣也好，這位蠢貨會氣得連晚飯也嚥不下去，準可省一隻鴿膀下來。（奏樂。

）我們該跟着領隊跳舞了。

彭：只要跟得上就行了。

佩：不，要是領導錯了，那我就要在第二次迴旋時退出來。

（跳舞，俱下。留下約翰，巴拉巧和克勞第。）

約：無疑，我那老兄已經愛上希羅。而且正式向她父親求婚。夫人小姐們都跟着她去了，還有一個戴着假面的沒有走。

巴：他是克勞第，那個樣相，一看就知道是他。

約：你不是彭尼迪先生吧？

克：猜得正對，我就是他。

約：先生，關於家兄的戀愛事件，你知道得最清楚，他已看中了希羅；不過，她的身分和他不配，請你勸他還以放手爲是。彼此都是老朋友，能盡一分心就盡一分心吧。

克：你怎的知道他愛上了希羅？

約：我親耳朵聽見他對她海誓山盟，傾倒得不得了。

巴：我也親耳朵聽到，看樣子恨不能在今晚就和她成婚。

約：來，我們且去用些茶點再說。

（約翰，巴拉巧同下。）

克：我冒充了彭尼迪回答了幾句話，却用我克勞第自己的耳朵聽到了不幸的消息。王子爲自己求婚這句話一定不會弄錯的。本來，朋友們可共患難，却很少能共安樂的，何況談戀愛？所以，談情說愛，總得靠自己去舌翻蓮花，眉目傳情，萬萬不能託人代勞。美女本是一個魔鬼，可以把忠信化爲私慾，事屬尋常，屢試屢驗，還有什麼懷疑呢，算了吧，希羅小姐！

（彭尼迪復上。）

彭：克勞第伯爵？

克：對，我就是。

彭：來，可願意同我一起去？

克：那兒去？

彭：伯爵，爲了你自己的事，就到那棵楊柳樹那邊。那個勝利的花環。不管你把它像暴發戶戴金項鍊樣套在脖子上也好，或者把它像武裝同志掛斜皮帶樣攢在肩膀上也好，反正你總得要帶上的，告訴你，王子已經把你的希羅小姐搶去了。

克：但願他們一雙兩好，白頭到老。

彭：爲什麼？你的口氣真像一個經紀人，買進賣出都好。你可知道王子真會得這樣對待你嗎？

克：請不要來管我的閑事。

彭：啊哈！你要同那位瞎眼先生一樣了：小孩子偷吃了他的肉，他却到處去找，白白的把腦袋在柱子上撞出瘤來。

克：你不走，我走。

（克勞第下。）

彭：可憐，你這隻受傷的小雞，現在你得躲到蘆葦裏去了吧。但是，我那位佩德絲小姐，應該知道是我，却沒有知道是我！什麼「王子的清客」！啊哈，也可以這麼說，因我太快活了。不過，我太容易錯待自己；我的名聲又不大好：佩德絲是因她性格鄙賤但又很毒，人家纔歡喜她，反而不高興我。好，我理應報復。

（彼德羅復上。）

彼：噲，先生，伯爵上那兒去了？你看見他沒有？

彭：王子，我才和他在這兒碰了頭的，我扮演了「名譽夫人」一角。他氣得像一所牧場裏的小木屋一樣，孤零零的好不可憐。我告訴他，王子已經把那位小姐搶去了，王子，我想，這原是事實。後來，我約他到那邊楊柳樹下面去，好把樹枝編一個失戀的柳圈給他，或者編一根柳條鞭子，鞭

醒他那粉紅色的夢。

彼：鞭打他？他犯了什麼罪過？

彭：那是最笨不過的罪過：一個小學生，歡天喜地的找到了一個鳥窠，去告訴他的同伴，結果竟給那同伴偷掉了。

彼：你認為信託朋友是罪過嗎？偷的人才真是罪過呢！

彭：那麼鞭子或柳圈都沒有做錯：他自己，沒有問題應該佩帶一個柳圈，鞭子他却可用來打你。你不就等於偷了他的鳥窠？

彼：我不過想先教會它們唱歌，然後奪還給原主罷了。

彭：如果它們只用歌唱來答覆你的說話，我才相信你說的是老實話。

彼：佩德絲小姐對你嘖有煩言。有一位和她跳舞的先生告訴她，說你對她頗多誤解。

彭：啊，她罵得我太過火了，我即使是塊木頭，也忍耐不住；一棵橡樹，即使只剩下一張綠葉，也要對她答辯一下。連我臉上的假面具，也會氣得活起來同她對罵。她告訴我——她大約沒有知道我就是彭尼迪，我是王子門下的清客，笨得像一個大雪球。橫一句，豎一句的把我取笑得體無完膚，我就好像站在箭鏢前面，一任人家萬箭亂射。她說一句話就像一把短刀，每一個字就像一條傷

痕。假如她的鼻息也和她的說話一樣刻毒可怕，怕不會再有活着的人走近她，甚至北斗星也要受她的害。這種女人，即使有千萬萬的陪嫁，我也不要娶她。這種女子，大力士見了她也要軟化，祇得劈碎了自己的木棍去引火。啊，不要再說起她了，總之，她不過是一個裝飾漂亮的惡鬼，我得去請位術士來用符咒趕走她。實際上，在她混到人間來以後，男子到可以安安靜靜的生活在地獄裏，像住在天堂裏一樣了。人們更有故意犯罪，目的不過是想到地獄裏去，可以在那裏享些清閑之福。她到那裏，一切的恐怖，不平和混亂也跟她到那裏。

（克勞第，佩德絲，希羅及李耐多同上。）

彼：瞧，她來了。

彭：王子殿下，可有什麼事情吩咐？隨便什麼些微小事，只要你命令，即使天涯海角我都願意去。我願意為你到亞細亞的極邊去取一根牙籤；或者，為你去量取基督教王的鞋樣；或者為你到韃靼王的臉上去拔一根鬍鬚；或是為你出使到小人國；一切我都幹。只是那個女人身首禽鳥羽爪的怪物，就使和她說半句話都不願意。你有什麼事要我幹嗎？

彼：沒有什麼，只要你好好陪着我。

彭：啊，上帝！王子殿下，我可不愛吃這道菜，我耐不了那位長舌婦。

(彭尼迪下)

彼：快來，小姐，你已經把彭尼迪先生嚇得落荒而走了。

佩：王子，他曾當面說我的壞話，後來給我變本加厲好回敬了一頓。啊，上次他曾強詞奪理的算是贏過我一回，現在可真像王子殿下所說，他望風披靡了。

彼：你把他打倒了，小姐，你把他打倒了。

佩：王子，我總不致給他打倒。你叫我去找克勞第伯爵，現在我把他帶來了。

彼：伯爵，怎麼樣，你爲什麼如此悲傷？

克：沒有什麼，王子。

彼：那末，病了？

克：王子，也不是。

佩：既不悲傷，又不生病，也不快活，也不稱心；但却彬彬有禮，文靜得像只橘子，而且面有
如容，好像那種橘皮的顏色。

彼：的確，小姐，你形容得淋漓盡至。但是我以發誓，他要是真的這樣，他的估計就錯誤了。
。克勞第，我已經用你的名字向那位美麗的希羅小姐求婚，而且她總算已經接受了；我於是又去告

訴她的父親，也已經承蒙他同意了。現在只待黃道吉日，成其好事。

李：伯爵，請勿嫌棄，此外，多少有一點糖盒，那自然說不上怎樣，多承王子殿下做媒，但望上帝保佑。

佩：說呀，伯爵，現在輪到你了。

克：靜默是快樂的前奏。要是說話多，那我倒不見得有多少快樂了。小姐，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了。我爲你捨身來換取你的垂愛。

佩：說呀，姊姊，不然，你去吻他的嘴巴，免得他再說下去。

彼：真的，小姐，你也一定很高興。

佩：啊，殿下，可憐的笨伯，我爲此謝謝。我幸虧這麼高興，碰到不如意的事，才不致吃虧。我姊姊咬着耳朵在和克勞第講些什麼呀，一定是在說：她對於他，盡在不言中。

克：妹妹。她正是如此。

佩：上帝，我又多了一個親戚！人家一個個都成家了，只剩下我一個人還露天擱着。大約要我躲到門角裏去哭着要弄一個丈夫了。

彼：佩德小姐，我來替你介紹一個。

佩：別人都不要，只要嫁一個你父親所生的兒子，或者就像你模樣的人。王子殿下，你有沒有兄弟？令尊生了不少標準丈夫，倒是女孩兒們不容易接近他們。

彼：小姐，就嫁給我怎樣？

佩：不能夠，那除非我要有兩個丈夫才可以。殿下好比一件很體面的衣裳，天天穿就太講究了。請原諒，不要把我的話當真，我是一向沒遮欄的隨意說慣了的。

彼：你默不作聲反叫我不安，還是說說笑笑的好。無疑的，你落地的時辰就很快活。

佩：殿下，並非如此。生我時，家母還不是暗暗叫苦，不過，正在這時候，天上有顆星跳動了，而我也就在那時候落地。

李：姪女小姐，我剛才託你辦的事辦了沒有？

佩：叔父，請恕我忘記了。殿下，再見！

（佩德絲下。）

彼：真是個快樂的小姐。

李：殿下：她簡直很少有不快活那回事。除非她在睡夢中，她從來都是快快活活的。就使在睡夢中，據小女對我說，她也不肯不快活，她常常從惡夢中笑醒來。

彼：一聽到婚事，她就耐不住了。

李：自然，那些向她求婚的男子，不知道給她連環帶的打發了多少。

彼：她倒極配做彭尼迪的老婆。

李：天哪！他們要是成了夫妻，要不到一個星期，怕就會大家衝撞起來。殿下。

彼：克勞第伯爵，你想那天成婚？

克：我想在明天，殿下。婚前的期待，時間好像過得特別慢。

李：姑爺，至早下星期一，恰巧還有七個晚上，時間實在還很偏促，一切仍舊來不及預備。

彼：來吧，你又何必這樣垂頭喪氣呢？克勞第，我担保你這個星期不會讓它白白過去，要來幹

一件驚人的大事，我要爲彭尼迪和佩德絲兩個做撮合山，把他們兩口兒逗得男貪女愛，也湊成一對夫妻。只要你們三位幫忙，能够聽我的調遣，我相信一定馬到成功。

李：殿下，我一定唯命是從，即使要守候十天十夜，亦所不計。

克：殿下，我也決不後人。

彼：當然，更少不了你啊，希羅小姐？

希：殿下，祇要力之所及，我一定幫忙舍妹找到一個如意郎。

彼：彭尼迪並不是一個沒有前途的人，又是世家子弟，爲人也忠勇誠實。我將告訴你怎樣去引動令妹，使她垂愛起彭尼迪來；至於我自己，再加上兩位幫忙，便去包圍彭尼迪，不管他如何足智多謀，毫無興趣，也得把他和佩德絲拉攏在一起，真心誠意的相愛起來。要是我們辦得到，愛神不再是一位射箭的名手，我們都將成爲萬人仰慕的月下老人了。跟我到裏邊來，好把我的妙計告訴你們。

第二場 李耐多總督府中的另一室

（約翰及巴拉巧上。）

約：竟有這樣的事情，克勞第伯爵快要和李耐多的女兒結婚了。

巴：是呀，大爺！不過，我倒有辦法和他們搗亂一下。

約：我恨透他，只有破壞，搗亂或者阻擋他們這件事，才能一洩我心頭之恨。只要達到目的，不擇任何手段。不過，你打算怎樣去破壞這件婚事呢？

巴：大爺，好的是雖然不擇手段，而且還可以一無破綻。

約：倒要請教，怎麼辦？

巴：好像在一年以前，我就告訴過大爺，希羅的陪房娘姨瑪格麗看中了我。——

約：有，記得。

巴：我有辦法叫她在晚上隨便什麼時候，站在希羅小姐臥室的窗口等我。

約：那有什麼用？怎能破壞這件婚事？

巴：那就看你怎樣調排了。快去告訴令兄彼德羅王子，他這次替那位大名鼎鼎的克勞第做媒，實在是委屈了他。——當然，你提到克勞第的聲譽的時候，應該裝得十分重視的樣子。怎麼要他同希羅這樣一個爛污貨結婚。

約：我有什麼證據呢？

巴：有的是，王子一定相信，克勞第一定惱怒；也得叫希羅急死，李耐多氣死。這樣你還嫌不夠嗎？

約：只要能夠好好的作弄他一番，我什麼都幹！

巴：那就這麼辦：找一個機會，只有彼德羅王子和克勞第兩個在一起的時候，告訴他們，說你知道希羅私心在愛着我巴拉巧；你呢，對他們裝得十分關切，十分熱心，——好比：爲了愛惜你老兄的面子，免得爲這件婚事大受糟塌；爲了顧慮他的朋友的名譽，免得爲這件婚事大受損失之類，

所以她才敢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們。不過，沒有證據，他們自然不會相信。所以應該在結婚的前夜，讓我去站在希羅小姐臥室的窗外，我把瑪格麗叫她做希羅，叫瑪格麗故意叫我克勞第，你把他們帶來，竊聽我們的談話。當然，同時我得設法叫希羅不要在房裏，那不是把希羅的不貞裝得更像真的了！事實俱在，他們一定深信不疑，這樣，什麼結婚大典，還不是全部垮台？

約：準這麼幹！幹到那裏是那裏。幹得好，我給你兩千美金。

巴：我決不至丟醜，你也不要歸罪於我。

約：我現在就去打聽他們的婚期。

（同下。）

第三場 李耐多總督的花園

（彭尼迪上。）

彭：當差的！

（侍者上。）

侍者：先生。

彭：把在我臥室窗前的那一本書，拿到花園裏來。

侍：先生，我早已拿來了。

彭：我知道，可是我再要你麻煩一次。

（侍者下。）我真覺得驚奇，天下有這麼一個人：他把一個追求戀愛的人看做蠢貨，好，當他才嘲笑過別人那一套是愚笨的行徑之後，自己也墮入情網，變成自己打自己的嘴吧，並非別人，正就是那位克勞第先生。從前他把鞞鼓羌笛當做音樂，現在却非聽舍石絲竹不可了；從前他願意走三十里路去看一套上好的盔甲，現在却可以十天十夜的躺在牀上，睜着眼睛在設計一套時式的衣裳。他談吐一向簡單直爽，像一位長者，也像一個軍人；現在却變成了一個咬文嚼字的書生，說得又文雅又奇妙，像一盤精製的小菜。我也會像他那樣變相嗎？我也會用這種眼光去看一切嗎？將來的事，固然難講，我想不致於這樣。我不肯發誓，說戀愛也許不會把我變成一隻牡犏；但我可發誓說：除非等到他把我變成一隻牡犏，他決不可能叫我變成蠢貨。有個女子俏，我不在乎；又有個女子聰明，我也不在乎；還有個貞淑端莊，我也不在乎！除非所有這些女性的美德集中在一人身上，女子是一定不會使我動心的。她當然得有錢；還得聰明，否則我不要，還得貞淑，否則我決不還價；還得臉龐好看，否則我決不看她一眼；還得性情溫和，否則不要走近我的身邊；還得高貴，否則我不

當她是個安琪兒；還得談吐風雅，音樂妙手；還得三丈青絲，顏色能够取悅上帝。哈！王子和愛先生來了！我且躲在亭子裏罷。（下）

（彼德羅，李耐多，克勞第，後隨柏瑟若及音樂師等同上。）

彼：聽一下音樂嗎？

克：好極了，殿下。晚上的景色真是平靜美麗！好像有意在和音樂配和一樣。

彼：你們知道彭尼迪籛我那兒嗎？

克：知道的，殿下。且聽了音樂再說。等一會兒我們再和那隻小狐狸算賬。

彼：過來，柏瑟若！我們還要聽那支歌。

柏：好，殿下，請不要再難為我的破喉嚨了，不過多糟塌一次音樂罷了。

彼：唱得愈好的人愈客氣，我請求你，再唱一次，下不爲例。

柏：承你這麼看得起，我祇得再唱一遍。不過有好多求婚的男子，爲了一個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的女子，嘴裏雖在死求活求，其實心裏有數；有的還要賭誓發咒，說是他怎樣愛得她了不得呢。

彼：請跟着音樂唱吧，不要多說了。

柏：在未唱之前，還得請諸位注意，我唱的曲子，實在不值一笑。

彼：他婆婆媽媽的說些什麼；曲子，曲子，簡直莫明其妙！

（弦樂。）

彭：偉大的音樂；現在他的靈魂都飛蕩起來了。幾根羊腸線竟會把人們的靈魂從心的深處吸引出來。想吊我的錢，好，唱好了我給你們錢。

（柏瑟若唱。）

「閨中少婦毋太息，薄倖欺人多負慳；

譬之海岸重行行。一脚波中一岸立。

浪說真情終不變，觀愛須臾成幻滅！

任彼無情去去休，不須太息復太息。

悲觀何補眼前愁，對鏡盛裝且快活。

「君莫再歌斷腸曲，結餘沉悶與悽涼，

薄倖欺人多負慳，夏色油油只巧裝；

滿目青林皆綠葉，虛有其表似個郎。

任彼無情去去休，
最是人生水樣流，

對鏡盛裝且快活，
悲觀何補眼前愁。」

彼：真是一支好曲子？

柏：殿下，可惜唱的人不大好。

彼：那裏？唱得的確好極了。

彭：〔獨白。〕要是他是一條狗，這樣亂吠亂叫，他們會把牠吊死。上帝啊，這樣的怪聲音不要是什麼惡兆。我真是耐着性子，我寧願聽烏鴉的夜啼，這種曲子聽了過後，不覺曉得有什禍殃根會來。

彼：你聽到沒有，怕瑟若，明天晚上，我們要在希羅小姐的臥室窗外舉行一次音樂演奏，請你爲我們準備一些好聽的音樂。

柏：我一定選最好的。

彼：就這麼說定了。再見吧。

〔怕瑟若暨音樂師等同下。〕李耐多，請過來，今天你對我說，令姪女佩德絲愛上了彭尼多先生，究竟是怎麼會事？

克：哦！「對彼德羅獨白。」大踏步走上去，大踏步走上去，鳥息在那裏。我從來沒想到，這位小姐也會愛起男人來了。

李：我也不知道。最奇怪的是她竟會如此熱愛起彭尼迪先生，而且從外表看來，她還似乎很討厭他哩。

彭：「獨白。」這可能嗎？風躲角落裏，竟有這樣的事？

李：殿下，我真弄不懂，不過她的確太愛他了，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彼：會不會她是在裝腔作勢。

克：有點像。

李：天哪，裝腔作勢！這樣的裝腔作勢，真的也不過如此，那會裝得這樣深刻真切！

彼：那麼她這樣衝動是什麼意思呢？

克：「獨白。」還不是「安排金鈎釣金鰲！」

李：什麼意思，殿下！她配得上你的；「對克勞第。」你聽得小女對你講了些什麼？

克：講了一點。

彼：請問，講了些什麼？真奇怪，我總以為她是鐵石心腸，會得對抗一切愛情的襲擊，竟也會

情不自禁起來。

李：殿下，我可能發誓，的確這樣，特別是對於彭尼迪先生。

彭：〔獨白。〕這句話，要不是他年高德劭的人講，我準把它當做騙人的玩意兒。像他那樣道貌然的人，決不致隨便亂講的。

克：〔獨白。〕嗯，他已經投進我們的圈套了，但是還得再騙他一下。

彼：她對彭尼迪表示過沒有？

李：沒有，她發誓不肯，所以她煩悶得很。

克：的確，令愛說過，佩德絲說：「平日碰到就看輕他的人，我會得愛他嗎？我會寫信給他，說我愛他嗎？」

李：這是她開始打算寫信給彭尼迪時的話。因為她甚至一夜裏要起來二十次，裹了睡衣，寫了一大張才住手。一切的一切，小女全盤告訴我們了。

克：說起那封信，我記起來了，令愛說得真叫人好笑。

李：噢！是不是說：她寫好以後，又讀了一遍，她忽然發現彭尼迪和佩德絲兩個名字寫在一張紙上，覺得不好意思起來？

克：就是說這件事囉？

李：哈哈！後來她把這封信撕得粉碎，責備自己不該這樣毫無顧忌的寫信給人家，她知道收信人一定會暗暗嘲笑她的。她說：「我設身處地的爲他想，如果他寫信給我，我也會笑笑他的；不，雖然我愛他，我自己也會笑笑自己。」

克：於是，她只得跪在地上，泣血椎胸，披頭散髮，自言自語的說：「可愛的彭尼迪，上帝救救我吧！」

李：小女說，她真的就是如此。看她那種瘋瘋顛顛的樣子，小女還怕她會弄壞身子呢！一點沒有扯謊，確有其事！

彼：她既不願對彭尼迪表示，最好還是用別的法子叫他知道這件事。

克：這有什麼用？他反而可以用來當作笑料，去對那位可憐的女孩子更利害的挖苦一頓。

彼：要是他真的這樣做，就使他殺了也不足惜。她是一個花容月貌的好姑娘，而且不用懷疑，又挺賢慧。

克：也挺聰明。

彼：而且只單愛着彭尼迪一個人。

李：殿下，人總是血肉做的，理智和情感衝突的結果，十之八九總是情感戰勝理智。我真替這位小姐擔心，因為我畢竟是她的叔父，而且又是他的保護人。

彼：要是她這樣愛我，那我一定不顧一切，同她結婚。你務必把這一切情形告訴彭尼迪，看他怎麼說。

李：你以為這樣做妥當嗎？

克：希羅還認為，要是這樣拖下去，她很可能為情而死。因為她會說過，要是他不愛她，她一定自殺；她又寧死不肯直說；最有意思的是，甚至彭尼迪即使向她求愛，她也要自殺，決不承認，因為她決不肯改換她那種故意為難人家的壞脾氣。

彼：她這樣硬做也對。彭尼迪這個人，我們大家都是對他很清楚的，要是他知道佩德絲對他如此一往情深，他很可能反而取笑她一下，他就有這種瞧不起人家的壞脾氣。

克：他人倒很漂亮。

彼：自然是人生幸事。

克：我以為他也很聰明。

彼：尤其是在他說笑的時候，噱頭真不少。

李：我還覺得他也很勇敢。

彼：說到勇敢嗎，我把他好有一比，像一個臨陣脫逃的士兵；說到聰明，他在打仗的時候乖覺得很，他很像一位仁慈的教士，瞻前顧後，惟恐有違上天好生之德。

李：要是他怕冒犯上帝，自然必須保持和平；要是他破壞和平，他自然不得不戰戰兢兢的走上戰場了。

彼：一個人要是怕上帝，自然怕打仗；不過，看他平日那種荒誕不經的插科打渾，他也不像一個上帝的信徒。啊，我真同情令姪女，我們還是去把彭尼迪找來，把這件事告訴了他吧。

克：殿下，以我之見，還是不告訴他的好。還得讓她多多考慮一下。

李：不必了，再叫她拖延下去，怕會生就把她煩惱死了。

彼：好，那不過是時間問題，我們且再問一下令愛再說。我也很喜歡彭尼迪，不過，總得叫他知道自己知道，他怎配得上這樣一位十全十美的小姐！

李：殿下，回去吧，飯已經預備好了。

克：〔獨白。〕還得用同樣的一套去拉攏她，那必得由令愛和她的陪房娘姨去負責了。這個玩意兒實際上並無其事，却一定要使他們都覺得對方怎樣在熱愛着自己。我真喜歡看到他們倆見面時的

那一幕趣劇。我們且請佩德絲和彭尼迪一起去用飯。

〔彼德羅，克勞第及李耐多同下。〕

彭：〔自亭後走出。〕他們講的話，句句都很認真，看來決不是開玩笑。他們是從希羅那裏打聽來的，對她似乎都很表同情。不過，她的熱情確也奔放到了極點。她愛我，我爲什麼不愛她？我一定得報答她。我聽到他們這樣責難我，說是要是我知道她來愛我，我勢必奇貨可居，反而看她不起；還說，她死都不肯向我稍有表示。啊，我從來沒有想到要結婚，却萬萬不該自命不凡。幸而聽到他們當我背後的批評，我才得自己修全修全。他們說這位小姐漂亮，不錯，我也的確認爲很漂亮；說她賢慧，不錯，我也不否認；至於說她聰明，而且說只有愛我這件事不聰明，我想，那倒不見得，決不能因此就說她是個傻子。我不已經愛她愛得發瘋了？我向來反對人家結婚，難怪要引起他們的笑罵。但是，人的性格不也可以改變嗎？有些人，在少小時愛吃的東西，長大了不一定仍舊喜歡。難道說：爲了我有時說話不檢點，就註定我終身不娶老婆嗎？不，決不，世界終究是人類的，社會終究是由家庭組織起來的。從前我曾說過，我到死還是一個單身漢，意思就是怕，我等不到結婚就已經壽終正寢。那邊佩德絲走過來了。她真是一位漂亮小姐，今天我倒要試探一下，她到底對我有沒有意思。

【佩德絲上。】

佩：我迫不得已才接受人家的話，來找你去用飯。

彭：佩德絲小姐，勞駕了。

佩：要是真的勞駕，那我也不來了；你說勞駕，那才真是勞駕呢？

彭：如此說來，你是願意來請我去用飯了。

佩：願意得很，好比你用一把刀的尖頭去刺殺一個呆子一樣。你還沒有餓，先生，那末再見。

【佩德絲下。】

彭：哈哈，「我迫不得已才接受人家的話，來叫你去用飯！這不是句雙關話嗎？」你說勞駕，那才真是勞駕。」這不就是說，「爲了你，就說勞駕也不算勞駕」了？要是我再不同情她，我就是個，惡棍：要是我再不愛她，我就是個猶太人。好，向她要張相片去。

【彭尼迪下。】

第二幕

第一場 李耐多總督的花園

【希羅，瑪格麗，吳素拉同上。】

希：瑪格麗，王子和克勞第正在客廳裏談話。你跑去找佩德絲小姐，偷偷的告訴她，我同吳素拉在花園裏散步，正在談論她的事。涼亭那兒，林樹茂密，金銀花盤得滿滿的，連太陽光也透不進，你把她拉去躲在那裏面，偷聽我們的談話。只要你做這件事，不要再回到我們這兒來了。但你千萬不能把這件弄糟了。

瑪格麗：小姐，保在我身上，我騙她立刻來就是。

【瑪格麗下。】

希：吳素拉，等到佩德絲來了，我們就在這條路上來回躊躇着，不說別的，單講彭尼迪的事，我一提到他，你就把他讚不絕口，說得他多麼與衆不同；我也儘告訴你，說他多麼愛佩德絲，差點

兒要害相思病。她聽到了，一定像給愛神兜心一箭，不怕她不動情。

【佩德絲暗上。】

現在開始。你看，那邊佩德絲像隻小鷄樣在地上滾過來了，想來偷聽我們的談話了。

吳：站在清澈的河邊，看着銀光閃閃的游魚，搶着去吃釣鈎上的香餌，真是一件有趣不過的事。我們現在來釣佩德絲了，她正躲在金銀花裏，請放心，我一定和你對答得很像樣。

希：那麼，我們得走近她一些，免得她聽不清我們騙她的話。【她們走近亭前。】不，吳素拉，她太傲慢了；她的脾氣既怕羞，又放蕩，像一頭山岩上的野鷹，近她不得。

吳：你看彭尼迪當真愛不愛佩德絲？

希：王子和新近同我訂婚的克勞第都說，他真正在愛着她。

吳：小姐，他們沒有要你告訴她嗎？

希：他們是要我去告訴她的，但我勸告他們說，要是他們果真愛護彭尼迪，還是勸他及早斷了這條心，而且再不要給佩德絲知道。

吳：你爲什麼這樣說呢？像他這樣一位先生，怕還沒福消受佩德絲那麼一位小姐嗎？

希：愛神知道！我原知道他們倆郎才女貌，那裏談得上配不配，但是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佩

德絲的性情也確實太傲慢了。滿眼是瞧不起人的神氣，只有自己算是最了不起。她對一切都看得不值一顧。她還能談什麼愛不愛，她只愛她自己，他那會愛旁人！

吳：的確，我也是這麼想，所以最好不要給她知道，免得她又要不休不息的嘲笑人家。

希：你說得對，我沒有看見過像彭尼迪那麼聰明的能幹一表堂堂的男子。可惜，一經過她的批評，就不同了。譬如：一個男子，他長得漂亮一些，她就說他可以做她的姊姊；長得黑一些，她就說他是天生的丑角，專借人家開玩笑之用；長得高了點，就說他是銀樣臘槍頭；長得矮了點，又說他是一顆作廢之圖章。要是那個男子口才好些，她說他是收音機；要是沉默寡言，又說他是一隻墮廟前的石獅子。她專門找男人的弱點來說，所以儘管男子多麼好，在她的嘴裏，總難得找出一個「好」字來。

吳：對，對，她這樣吹毛求疵，實在不敢領教。

希：像佩德絲這樣的古怪脾氣，真是世上少有。但誰又敢坦白的對她講呢？要是我說了，她會弄得我七葷八素，教我不知如何是好，那種冷嘲熱諷，真會逼得我無地容身。所以，還是讓彭尼迪像壁爐裏的火灰一樣，嘆口氣把火熄了，丟了這樁心事；總比罵死氣死要好得多。

吳：倒不如告訴她，看她怎麼說。

希：萬萬不可。那還不如勸彭尼迪及早回頭。愛情有時候可能給幾句話破壞了的，所以必要時，我只要給妹妹製造一些無傷大雅的謠言就够了。

吳：不，萬萬不要說壞你的妹妹，她這樣一個聰明伶俐的人，那會如此不明事理，竟拒絕像彭尼迪先生這樣一位難得的人物。

希：除了我所愛的克勞第以外，他是全國最傑出的人物了。

吳：小姐，請不要見氣：依我看來：不論品貌，舉止，談吐，武功，全國沒有一個不稱贊彭尼迪先生的。

希：的確，他在社會上的聲譽很好。

吳：真是實至名歸。小姐，你那一天出嫁了。

希：什麼，隨便那一天，明天！進去吧，去看看我的新衣服，看明天穿那一套最好。

吳：小姐，我擔保，她一定上了我們的當了。

希：如果這樣，那麼戀愛全是碰機會。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弄假成真的。

【希羅，吳素拉同下。】

佩：〔亭後走出。〕耳朵都給說得發癢了。這會是真的嗎？我真是這麼傲慢嗎？傲慢，再會了！

驕傲小姐，你也再見吧！這樣的人，人家在背後不會對她有好批評。彭尼迪，你儘管愛我吧，我一定報答你。在你的愛撫下，我的野性一定可以馴服下來。要是你愛我，我一定以終身相托。人家在背後稱贊你爲人好，總比在當面說你好可以相信得多。

【佩德絲下。】

第二場 李耐多總督府之一室

【彼德羅，克勞第，彭尼迪及李耐多同上。】

彼：等到你完滿成婚以後，我就回阿拉貢去了。

克：殿下，要是你恩准我，我和你一起去。

彼：你正是新婚燕爾，那怎麼使得，好比一件新衣服，給小孩子看見了，却又不准他穿着，未免太那個了。我只想和彭尼迪搭伴回去，因爲他瀟灑自在，樂天知命，簡直不知道世上還有煩惱事。愛神的弓弦給他攔斷了兩三回了，怕也再不敢去惹他。他心像口鐘那麼爽朗，舌如笙簧，心裏有什麼，嘴裏就說什麼是個心直口快的人。

彭：朋友，現在和先前不同了。

李：我也這麼說，你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

克：希望他竟也會害起相思病來。

彼：那就活該受罪了，這個「光棍黨」的叛徒！他是一個涼血動物，他那裏懂得愛！要是有什麼心事，說不定是爲了要錢化。

彭：我牙齒疼。

彼：拔掉它。

彭：還沒有搖動呢！

克：你得先把它搖動以後，再把它拔下來。

彼：牙痛這一點小痛，也值得那麼垂頭喪氣嗎？

李：不是心境不舒服，就是有什麼東西在作怪。

彭：啊，一個人到了那種田地，也就不由自主了。

克：嗯，我想他一定在想什麼女人。

彼：他對女人不致有什麼興趣，要就是他在打主意想穿幾件漂亮衣服。好比，他今天穿得像一個荷蘭人，明天穿得像一個法國人；或者一下子穿着兩國混合的裝束：上半身不穿短外套，像個西

班牙人；下半身穿着大脚管褲子，像個德國人。他只有爲這些蠢事傷腦筋，決不會像你猜的那樣，去傷女人的腦筋。

克：有句古話說：「白天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不驚心，」要是他不在想和什麼女人勾搭，爲什麼他近來這樣專心修飾呢？

彼：有人看他進過美容館沒有？

克：雖然沒有看見他進過美容館，却看見他和理髮匠在一起。他的鬍鬚也早已做了別的用處去了。

李：怪不得看來他年輕得多了，原來他已剃了鬍鬚。

彼：哈，而且他還搽了怪香的蜜，你們可曾聞到？

克：這就够說明這位小夥子的却在愛那位小姐了。

彼：不過，最好的象徵，還是他那副憂鬱的尊容。

克：什麼時候他這樣愛好修飾起來的？

彼：是呀，而且還要擦雪花膏。我已經聽到好多人說過他這件事。

克：就使是說笑，他也變得很有分寸，誠而不虛。

彼：總之，事實俱在，不必再亂猜了。歸根結蒂，他在愛著一位小姐。

克：我知道誰在愛他。

彼：我也知道，不過我保證，這個人並不了解他。

克：並且，不了解他的怪脾氣；不過，他却作死作活的要愛他。

彼：那還不是白白的送了性命。

彭：這一席話，都醫不了牙痛。老先生，和我一起去溜躡一會吧！我有幾句緊要的話對你講，可是，他們這兩個搗蛋鬼聽不得。

【彭尼迪及李耐多同下。】

彼：他一定要把他愛上佩德絲的事，去告訴李耐多了。

克：自然，希羅和瑪格麗已經把佩德絲騙上鈎了。這兩口子回頭會面時，該不會互相刁難鬥嘴了。

【約翰上。】

約：兄長殿下，上帝保佑你。

彼：你好，老弟。

約：你有空沒有，我有話和你講。

彼：很祕密嗎？

約：最好能保守祕密。不過，克勞第伯爵却不妨讓他知道，因為我要說的，和他很有關係。

彼：什麼事？

約：「對克勞第。」這意思就是伯爵打算明天結婚嗎？

彼：你不是早知道了。

約：在他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以後，我不知道他明天結不結婚。

克：要是結婚有什麼問題，請你不妨直說。

約：我是否愛護你，你將來自會知道；不過，我現在要對你表明的，却完全出於善意。我想家
兄待你很好，對於促成你這件婚事，他也出了不少力；可是，白費心思，徒費唇舌，實在不是始料
所及。

彼：爲什麼，怎麼回事？

約：我就爲這件事來告訴你們。其實，人家早都知道了，不過我不必轉灣抹角的來對你們講：

她已經是一個不貞潔的姑娘！

克：誰？希羅小姐？

約：竟就是她：李耐多總督的女公子希羅小姐，你的希羅小姐，大家的希羅小姐。

克：不貞潔？

約：這句話還嫌說得不够確當。我可以說，她比不貞潔還不如，隨便你用什麼壞名詞拿來罵她，都不會過分。不要奇怪，可以有事實來證明，只要你們今晚同我在一起，你們就可以親眼目睹，在結婚的前一夜，還有男子鑽進她臥室的窗戶裏去。要是你還是愛她，你明天儘可同她結婚：不過，爲了願全你的聲譽，最好還是改變你的宗旨。

克：有這樣的事嗎？

彼：我不相信。

約：你要是不信，也不敢去看，那就故意裝不響作啞，把這件事含糊過去算了。要是你能跟我一起去，你一定可以看得明明白白，聽得清清楚楚，然後相機行事。

克：要是我今晚看到三長兩短，我明天一定仍舊和她舉行結婚典禮，當場結她一個下不來台。

彼：因爲代你求婚的是我，所以我一定幫同你去羞辱她一番。

約：不等到你們眼見是實，我決不去侮辱她。現在大家的頭腦都可以冷靜一些，且看今天半夜

事情是不是這樣。

彼：真是天有不測風雲！

克：真是人有旦夕禍福！

約：也還是不幸中之大幸！你們且等着瞧吧！

第三場 大街

〔杜巴萊，佛基士及警察同上。〕

杜巴萊：你們這批人都靠得住嗎？

佛基士：當然都靠得住。要是靠不住，早就不會在這裏活受罪了。

杜：挑選來當王子的侍從衛士，那裏會靠不住，否則，這個罪也不免太輕了。

佛：好吧，老鄉，分配他的勤務吧！

杜：第一，你以為誰可以當巡夜隊的隊長？

警察甲：老總，「大蘿蔔」「小黑炭」都可以，他們都能寫能讀。

杜：那麼，「小黑炭」，跑過來。上帝給了你一個好名字，長也長得漂亮，你真是運氣好；而

且得天獨厚，能寫能讀。

警察乙：老總，兩者兼而有之！

杜：是不是你也是兩者兼而有之？面孔長得漂亮，你該謝謝上帝，不要自以爲了不起；至於也識讀書寫字，却因爲只要你能巡夜，這裏用不到。你自以爲在這些人當中，你最配當一個夜巡隊隊長了，好吧，你把這個燈籠提着。你的職務是：奉王子諭，禁止一切軍民人等在此往來。

警察：要是不聽命令呢？

杜：不要管他，讓他去就是；不過，你得立刻集合全體警察，謝謝上帝，你們已經肅清了一個不良份子。

佛：要是他不聽命令，他就不是王子的好百姓。

杜：對，他們只干涉王子的好百姓。你們也不得在街上吵鬧，因爲夜巡警察噲噲嚙嚙的說東話西，雖然情有可原，却也礙難照准。

警察乙：我們都明白夜巡警察的任務：與其多說話，不如多睡覺。

杜：什麼，你說得像一個古代最安靜的守夜人。因爲我倒不明白，睡覺怎麼竟會冒犯了人家的；不過，只要當心，不要把鉤刀讓人偷了去。你們還得到家家酒店裏去，把那些醉鬼趕到家裏去睡

覺。

警察甲：要是他們不願意回去，又怎麼辦呢？

杜：那就等到他們酒醒了再說。那時要是還不聽從命令，好好的回答你們的問話，那你們就該說，你們找錯人了。

警察甲：是，是。

杜：要是你們碰到了賊，爲了保持你們公務員的道德起見，你們得偵察他一下，認爲他不是正當人。不過對於這種人，還是少管爲妙，以見你的敦厚廉潔。

警察乙：要是我們明知他是個賊，也讓他溜之大吉，不加逮捕嗎？

杜：按你們的職司來說：你們原可以捉他；不過，我想，去捉這些壞蛋，反而先要弄髒自己的手，太不值得了。所以，我以爲最和平的辦法，假如你們真的捉住了一個賊，就得讓他當面表演一下，看他能不能逃得出你們的掌握。

佛：夥計，怪不得人家常常叫你是一個慈善家。

杜：的確，我連狗都不願殺一條，只要人家有良心，我怎麼肯難爲他？

佛：要是在半夜裏你聽到小孩子的哭聲，你們得通知奶媽，叫她把小孩子哄住。

警察乙：要是奶媽睡着了，聽不到我們的聲音又怎樣辦呢？

杜：那麼你們安靜的走過去就算了，讓那小孩自己去哭醒她。一只老母羊連小羊的嘩嘩聲都聽不到，她怎會聽得到一只老牛在裝羊叫呢。

佛：的確。

杜：這是最後的一個命令：夜巡隊長，你是王子的代表。要是你在晚上遇到王子，你可以不准他行動。

佛：這，這，這怕諸多未便吧！

杜：誰說不可以？我可以同任何懂得事理的人打賭，我要是輸了，一個配十個。不用說，總得王子願意才行。我們守夜的不應該去麻煩人家，假如硬要勉強人家，那也是不對的。

佛：這樣說才對。

杜：哈哈！弟兄們，明天見。要是有什麼意外事件發生，可以來通知我。得記住我的命令。再會。來，老鄉。

警察乙：弟兄們，我們的任務，大家都知道。我們且到那邊教堂前的長橙上靠一下，等打了兩點鐘，回家睡覺。

杜：老總們，還有一句話，請你當心李耐多先生的大門：因為明天他家要辦喜事，今天晚上，定很熱鬧。再會，你們要格外當心才是。

【杜巴萊，佛基士同下。】

【巴拉巧，康拉德同上。】

巴：誰在那裏，康拉德！

警察甲：【傍白。】別做聲！不要動。

巴：噲，康拉德。

康：朋友，在這裏，我就在你身邊。

巴：有鬼，我心驚肉跳得利害；我好像看見一個吊死鬼。

康：現在你先把那件事情講完了再說。

巴：天在下雨了，你來站在這裏走廊下面，我將真像一個醉鬼那樣，一古腦兒都告訴你。

警察甲：【傍白。】一定是幾個奸黨，弟兄們，接近些。

巴：因此我在約翰大爺那裏搞到了兩千美金。

康：什麼勾當，值得這許多錢？不可能吧！

巴：你不如問，別的壞蛋可能搞到這些錢嗎？那是因爲有錢的壞蛋要利用窮光蛋的時候，窮光蛋們就可以身價十倍，不折不扣了。

康：我還是搞不明白。

巴：是見你還未經世面。你只知道那一件衣服漂亮，那一種帽子時髦，那一件大衣式樣不錯；對於一個人，你却是一竅不通。

康：是的，說衣服我就只知道衣服。

巴：我的意思說樣子。

康：對，說樣子我就只知道樣子。

巴：哼！這麼說來，我說傻瓜就是傻瓜了。你還不知道，這個樣子就是「十全」的賊。

警察甲：我認識那個叫做「十全」的賊；他這七年來做了不少案子，但在社會上進進出出，倒像個紳士，噫，我記起他的名字來了。

巴：你聽到有什麼人在這裏沒有？

康：沒有什麼人，屋頂上有一個風信機在轉着呢。

巴：我說了這麼一大段，你還不明白。我是說：這樣子不是一個「十全」的賊嗎？他從十多

歲起，到三十幾歲，真是愛打扮得不得了。有時候，他們打扮得像陳年古畫上的埃及兵士；有時候打扮得像畫在老教堂窗子上的比利時祭司；甚至有時候穿着又髒又是虫蛀過的織錦衣服，像一位才刮過鬍子的大力士。

康：這我都知道，那不過是說，這個人只顧身上光鮮罷了。是不是你只記得在說衣服樣子這樣那樣，却支開了繼續你要告訴我的正文呢？

巴：那裏會支開正文呢！我告訴你：今天晚上，我同希羅的陪房姑娘瑪格麗調情，她靠在小姐臥室的窗口，對我儘講「再會吧！」「再會吧！」——我說得太不堪了——我得先告訴你，我們那位約翰大爺，怎樣把王子和克勞第騙得來。遠遠的躲在花廊底下，偷偷的在看着我同她調情。

康：他們不以爲瑪格麗就是希羅嗎？

巴：王子和克勞第該這麼想：但我們那位壞蛋的大爺却知道她是瑪格麗；一半是他們賭誓發咒，把他們說得相信了；一半是夜色蒼茫，他們也很難看得真切，可是，虧得我想出這個毒計，才得證實我們因那位大爺種種誹謗希羅的無中生有的話。克勞第這一氣當然非同小可，照他的打算，他準備明天早晨在教堂裏和她見面，當着所有參加婚禮的來賓的面，把前一晚上所見到的大大的羞辱她一頓；然後，把她獨個兒送回娘家。

警察甲：站住！這是奉了王子的命令。

警察乙：快去把巡官找來。我們破獲了一件轟動全國的大案子。

警察甲：其中的一個名字叫做「十不全」，我認識他，頭髮長長的那一個。

康：老鄉，老鄉！

警察乙：你得先指出「十不全」來。

康：老鄉！——

警察甲：不要噙嘴：跟我們上局子裏去。

巴：給這兩位手槍一幌，我們就給駭住了，我們真是些實貨。

康：我敢說，是不是實貨還沒有一定，好，我們就跟他們去。

第四場 李耐多總督府之一室

【希羅，瑪格麗及吳素拉同上。】

希：吳素拉，把佩德絲妹妹叫醒來，叫她起來吧。

吳：是，小姐。

希：叫她馬上脫來。

吳：是。

【吳素拉下。】

瑪：我說，那一條帶子比較好看些。

希：不，瑪格麗，我喜歡這一條。

瑪：我看這一條不太好，你妹妹也一定這麼說。

希：我妹妹是個傻瓜，你也是一個傻瓜；我只喜歡這一條。

瑪：你的那頂新頭巾，的確很討喜歡，可惜顏色還嫌淺了些。你的禮服的樣子的確是最時髦的了。我看見過米蘭城的一位公爵夫人的禮服，人家都已經極口稱讚，可是比起你的，那就差多了。

希：哦，人家說，她那件是最好不過的了。

瑪：依我看來，比了你的，只能算是一件普通的晚禮服。那件衣服是織金的面子，銀鑲邊，綴上珠子，大袖子，寬下擺，襯着淺藍色的錦緞，剪裁得也很有樣子；不過從美觀，古雅，大方，以及式樣的講究來說，還及不上你的十分之一。

希：穿這樣的新衣服也還覺得提不起精神，心頭老是像被壓得很沉重。

瑪：有了姑爺，被壓得還要重些呢！

希：別胡扯，你真不怕羞！

瑪：小姐，有什麼怕羞的？說得不體面嗎？就是嫁個乞丐也沒有什麼不體面的。像姑爺那樣體面的人，你還覺得配不上嗎？依你的意思，我似乎應該這麼說才對：「小姐，實在有漢清聽，我要提起姑爺這兩個字了。」我決不敢冒犯人家，但希望人家也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有了姑爺還要被壓得重些」這句話不雅嗎？我想，不見得。正式夫妻，光明正大；不像那些露水因緣，那才薄倖無情，沒有一絲重量呢。你可請教請教我們那位佩德絲小姐，她來了。

〔佩德絲上。〕

希：妹妹，你好！

佩：姊姊，你也好。

希：怎麼啦，你的聲音好像有些不舒服？

佩：煩悶極了。

瑪：我們來跳一個「愛之光」的舞吧！你唱，我跳，那是不費什麼勁的。

佩：你跳「愛之光」的舞，那末，要是你的丈夫有不少馬房，你將看到，他也不曾缺少鞍倉

瑪：說得多難聽！我纔不希罕呢。

佩：姊姊，快五點鐘了；是預備的時候了。唉，我真身體不舒服得很呀。

瑪：爲什麼？飛掉了一隻鳥？走失了一匹馬？還是缺少了一個丈夫？

佩：都不是，就是頭痛。

瑪：啊，江山好改，看來你的本性也有些移動了。

佩：傻瓜！你在亂猜亂想些什麼？

瑪：沒有什麼；但求天從人願。

希：這對手套是伯爵送給我的，你聞聞，多香。

佩：我傷風，姊姊，我聞不出。

瑪：一位年輕美貌的小姐，傷風，一定受足了風寒。

佩：我要叫饒了，天！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精靈起來？

瑪：自從精靈離開了小姐。是不是我的說笑使我變得地上少見，天上難尋？

佩：看不出來，你得把它寫在臉上。老實說，我病了。

瑪：那麼你弄一滴硫化彭尼杜水抹在胸口，那是一種能治百病的萬應靈藥。

希：你要打動她的心事了。

佩：硫化彭尼杜水！什麼，彭尼杜水？你說彭尼杜水一定有什麼意思在裏面。

瑪：什麼意思！我真沒有什麼別的意思；我的意思就叫做神聖的心事。你以為我說你害了相思，皇天在上，決不會這樣傻，會這麼想；即使我們把一切都丟開，也不會想到你在害相思，你要害相思，或者，你可能在害相思。不過，彭尼迪却不像從前那樣了，現在他像另外換了一個人：他曾發誓不結婚；現在却已經一改初衷，收回成命了。你會不會改變，我猜不到；不過，我從你的眼色裏看來，你已經和別的女人沒有什麼兩樣。

佩：你真是在胡說霸道。

瑪：一句不假。

〔吳素拉上。〕

吳：小姐，快些打扮吧，王子，伯爵，彭尼迪先生，約翰，以及全城的貴賓，都在候你到教堂裏去。

希：好妹妹，好瑪格麗，好吳素拉，快些幫我把衣服穿起來。

〔同下。〕

第五場 李耐多總督府之另一室

〔李耐多引杜巴萊，佛基士上。〕

李：老鄉，有什麼話要對我講？

杜：老爺，有件要緊事要報告給老爺，特別和老爺有關。

李：請快說：你知道，我現在正忙着。

杜：老爺，我知道你很忙。

佛：老爺，你真忙。

李：那末，朋友究竟是什麼事呀？

杜：佛基士是個爛好人，老爺，說話有些七搭八搭的；老爺，他畢竟上了年紀了，頭腦倒也並不怎樣不靈清，雖然但願他還是笨一些的好；不過，他的確是個老實人到底的。

佛：謝謝上帝，我同所有活着的人一樣老實。沒有一個老年人再比我老實了。

杜：老鄉，你比得噲噻了。

李：老鄉，你們有話快說，不要亂扯。

杜：我們真是太噲嚇，不過我們都是公爵手下的小公務員，就我個人來說，要是我噲嚇要我得像一個王帝，我願意把它全部拿來奉獻給老爺。

李：什麼，把你們的噲嚇都來奉獻給我？

杜：是呀，就是價值千金，我們都願意把它來奉獻給老爺；因爲我常常聽到人家批評老爺，說老爺是全城最好的人好人，雖然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小公務員，聽了也覺得開心。

佛：我也覺得很開心，老爺。

李：你們到底要同我說去什麼話？快說。

佛：老爺：今晚，不，昨晚是我們倆的查夜，捉到了兩個全米西那城裏最壞不過的壞蛋。——老爺自然不在其內。

杜：他真是一個好老頭子，老爺，說話老是那麼纏七搭八。真合得一句老話：「人老了，不中用了。」說來，那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佛基士真是個老實人，老爺，天保佑，我沒有和他一樣老實，還是我來講給老爺聽吧！唉，老鄉！

李：老鄉，說句實話，他真比不上你那麼精靈！

杜：這是上帝給我的禮物。

李：我有事，再見。

杜：那末，老爺，還有一句話：今晚是我們倆的查夜，當真捉到了那兩嫌疑犯，就想在今天早晨解來請老爺親自審問。

李：由你們自己審問吧，以後再報告我算了。你們該知道，我現在忙得很。

杜：那就完了。

李：再會，——喝了杯酒再走！

【副官上。】

副：他們都在等你老爺去主婚。

李：就來，我一切都已經預備好了。

【李耐多及副官下。】

杜：夥計，你去把「小黑炭」找到，教他帶了筆硯到看守所等着，我們現在就去審問那兩個小子。

佛：我們得要好好好的審問才好。

杜：我担保，我們一本正經的去審，把他們問得毫無辦法：請一位有能耐的書記把它記錄下來。
○好，在看守所等我吧！

【同下】

第四幕

第一場 教堂內

〔彼德羅，約翰，李耐多，法郎士，克勞第，彭尼迪，希羅，佩德絲及其他人等同上。〕

李：法郎士牧師，簡單些，就直接舉行結婚儀式，他們的責任義務之類，你回頭再說吧。

法郎士：伯爵，你是來和這位小姐結婚的嗎？

克：不是。

李：同這位小姐結婚，牧師；你來和她結婚。

法：小姐，你是來和這位伯爵結婚的嗎？

希：正是。

法：要是你們倆心裏有什麼難言之隱，我對你們講又爲什麼不憑着良魂的相合，說有出來呢。

克：希羅，你有什麼難言之隱沒有？

希：沒有。

法：伯爵，你有什麼難言之隱沒有？

李：我敢代他回答：沒有。

克：哼！人又敢說什麼！人又可以做什麼！人天天在做着事，却又不知他們在幹些什麼。

彭：啊，一連串的感覺符號？怎麼啦，爲什麼不來些嘻嘻哈哈的快活符號？

克：站開一些，牧師。老伯，請問，承你把這位令愛小姐許嫁給我，是不是完全出之善意？

李：完全出諸善意。

克：這麼貴重的禮物，我得用什麼來報答你呢？

彼：只有原璧奉趙。

克：王子，你指點了我一個再好不過的法子。李耐多，請你把她帶回去罷，不要把這隻爛橘子送給你的朋友了；她看來倒是一本正經，現在臉上紅得真像一個好小姐；可是事實俱在，那種醜事還是遮蓋不了的。你們看吧，從她的外貌看來，她多麼溫順貞靜，可以說是一位清清白白的小姐，却可是，骨子裏真是不堪設想：她懂得了一切女孩子不應該懂的事情，她漲紅了臉，不是怕羞，却是怕犯罪！

李：姑爺，這是什麼意思？

克：這是說：我不和她結婚了。我不要和一個有目共睹的蕩婦結婚。

李：好姑爺，要是你自己，同她有什麼關係，破壞了她的貞操——

克：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了：要是我同她有什麼關係，你就可以說：她畢竟當你丈夫看待，自然情有可原。不過，李耐多，我從來就沒有和她鬧過一句話的玩笑，像一個哥哥對待妹妹之一樣，始終表示我的純潔忠實，從來沒有作過非分之想。

希：我不也是這樣的待你嗎？

克：不要裝腔作勢了，小姐。真要逼得我宣佈這件事的內幕嗎？你看來真像月裏嫦娥，玉潔冰清，像個含苞未放的花朵；誰知道你的心比維納司還放縱；比貓狗還淫蕩。

希：伯爵身體可好，你怎麼這樣無的放矢的亂說一陣？

李：好王子，你怎麼一句話都不說？

彼：我還說什麼話？我站在這裏也沒有光彩，把這樣一個蕩婦，介紹給我的好朋友。

李：你們說的這些事，是真的；還是我在做夢？

約：老太爺，他們所說的，一點都不假。

彭：這樣看來，真不像是在舉行結婚典禮了。

希：唉，都是真的啊！天！

克：李耐多，站在這裏的是不是我？他是不是王子？他是不是王子的

兄弟？這是不是希羅小姐的臉？我們的眼睛還不是自己的？這還會是夢嗎？

李：什麼都不錯，但是，姑爺，到底是怎麼回事？

克：那就讓我來請問令愛一聲吧！可是，你得對她用你的父親的仁愛的力量，叫她照直說出來。

李：要是你還是我的女兒，我命令你照直說來。

希：啊！上帝救救我吧！他們真把我污衊得夠了，爸爸，你竟也這樣拷問我嗎？

克：要你自己知道幹了些什麼事。

希：我希望沒有做過壞事，誰能無中生有的來誣衊我？

克：就是希羅這個名字來誣衊了你的貞操。昨天晚上，十二點鐘到一點鐘之間，在你齋前和你談話的那個男子是誰？現在，要是你還是一個好女孩子，你回答我這個問題。

希：伯爵，我在那時候並沒事同什麼男子談過話呀！

彼：那麼，你決不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小姐了。李耐多，我也替你嘆氣，就在昨天晚上那個時候

，我，舍弟：還有這位氣傷了心的伯爵，親眼看到，親耳聽她到在她臥室的窗前和一位無賴講話，證實了他們秘密幽會已經不知道多少次了。這幾句話，我可以人格担保，沒有半句虛言。

約：好醜！好醜！王子，不要再提，也不要再說了。再要說下去，真要把自己的舌頭也弄髒了。你這位漂亮的小姐，你這樣亂七八糟，我真爲你惋惜。

克：啊，希羅！要是你能把你的美麗的一半，放在你的思想和節操上面，那就多麼好呀！最醜的，最美的，再見了！純潔也好，荒唐也好，再見了。從今以後，我再也不談什麼愛不愛，我將睜大着眼睛，看着一切的美麗而想到醜惡，再也不會想到還有什麼可以愛的了。

李：這裏沒有誰能用刀來把我刺死嗎？

〔希羅暈倒。〕

佩：姊姊現在你怎麼了！爲了什麼事倒下去了？

約：我們走吧！事情已經攪明白，她也站不起來了。

〔彼德羅，約翰，克勞第同下。〕

彭：希羅小姐怎麼了？

佩：我怕她已經死了！救命啊，叔父！希羅！爲什麼，希羅！叔父！彭尼迪先生！牧師！

李：命中註定，還是讓她死了乾淨！死了省得丟臉，真是求之不得。

佩：現在怎樣了，希羅姊姊！

法：小姐，安靜些。

李：你還想活嗎？

法：她爲什麼不想活？

李：爲什麼？此界上還有誰不在笑她？她還能否認有過這種無恥的事嗎？希羅，還是死了乾淨！不要再睜開你的眼睛了！我看你還捨不得死，還覺得不够丟臉；我一定得把你打死，免得丟我的臉。因爲我只有你一個女兒，就使我傷心，就使我怨命嗎？啊，有了你這麼一個女兒就夠了。沒有你多好！爲什麼我一向這麼鐘愛你？爲什麼我不在門口檢一個乞丐的女兒，待她長大了，像你這樣丟臉，像你那樣無恥，我還可以說：「她不是我親生的，種子不好，與我無關」——但是，她是最溺愛的，最稱讚的女兒，我一向自鳴得意的女兒，把她看得比我自己還重。唉！她，她現在即使擲盡西江水，也洗不乾淨了；即使把所有的香料都買來，也遮不了她的臭名聲了。

彭：先生，先生！忍耐一些！我看這事情太奇怪了，想不到怎樣安排才好。

佩：啊，憑良心說，他們冤屈了我的好姊姊！

彭：小姐，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和她睡在一牀？

佩：沒有，確實沒有；我和她同牀睡已經一年了，只有昨天晚上沒有在一起。

李：還說什麼，還說什麼，這不是缺一般的事實？你還能說那兩位王子說謊呢，還是說那麼熱愛她的克勞第，一邊流着眼淚，一邊在說破壞她名節的大謊？她自作孽，不可活。

法：讓我來說幾句話，我在一邊好久都沒有開過口；爲這件不幸的事，我儘在打量着這位小姐：我看她臉上紅一陣白一陣，那種又氣惱，又羞恨的樣子；再看那閃爍，在她眼中的怒火，就可以把這兩位王子破壞她小姐聲名的誤解燒得一乾二淨。我敢保證：要是有人說這位美麗的小姐怎樣十惡不赦，那一定是有意誣蔑她！否則，你們從此把我當作一個傻子，不要再相信我的學問道德，不要相信我對世事的觀測；不要相信我已活了這把年紀，不必再尊敬我，聽我的召喚；也不必相信上帝了。

李：牧師，那決然不會。她那種表情，不過是不好意思再用言語來爲自己剖白吧了；你看，她也並不否認這件事。這樣衆目昭彰的事，爲什麼你還來代她辯護？

法：小姐，他們冤屈你和騙有句口？

希：不知道，冤屈我的人一定知道；要是我和任何男子有什麼勾且行爲，不用人家原諒，自己

罪有應得。啊，爸爸！要是你能指出我和那一個男子有什麼不端，或者昨天晚上我和什麼男子談了些什麼；你儘可以不認我是你的女兒，儘管痛恨我，就使打死我也不怨你。

法：一定是王子們弄錯了。

彭：他們三位之中，兩位都是正人君子，要是他們對這件事誤解了，一定是那個私生子約翰王子在搗的鬼，他最喜歡興風作浪惹是生非。

李：我不知道。要是他們說的都是事實，我這雙手也不讓她活得成；要是他們故意破壞她的名譽，我也決不放過他們。我也還有血氣，年紀不會使我糊塗，命運也不會毀滅我的資產，我邪惡的生涯也不會奪了我多少朋友；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是有人能幫我的忙。我的手還有力，我的心裏也還有主張；我也有錢，也有朋友；我一定要出這口氣。

法：休息一下，聽我的勸告，讓我來替你辦這件事吧。王子們離開這裏的時候，都以為令愛已經死了；讓她祕密的躲幾天，一面宣佈她已經確實去世，假裝開喪；在你們的祖墳上，舉行一次祭禮，並照通常的儀式舉行葬禮。

李：這樣幹的結果怎樣？這樣幹又有什麼用？

法：這樣多少可以免得人家再對她沸沸揚揚的亂說，而且對於我要把這件事弄明白，也有些幫

助。我們要做得當真她在被責難的時候已經氣死了，使得每一個聽到這件事的人都可惜她同情她，甚至還原諒她：一件寶貝，我們有它在身邊的時候，不覺得它可貴：一旦丟了，便會念念不忘說它如何價值連城。克勞第決不會例外：當他聽到她是爲他的幾句話氣死的，他方寸之中，一定閃進了她生前的一切，她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都會使他覺得比在她活着的時候更美麗，更多情，更活潑。倘若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男子，他一定會懊悔不該如此侮辱她，就是真有其事，也會覺得未免太過火。讓我們就這麼幹，事情一定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要是不幸事與願違那麼假說這位小姐真的已經死了，至少也可以堵住人家的嘴，不會再信口開河的亂說。要是這還做不到，那還有最後的辦法，把她一直隱藏起來，去過那黃卷青燈的修女生活，免得再受人家的白眼，誹語，注意，以及別的伤害。

彭：李耐多先生，聽了牧師的勸告吧！你知道我同王子和克勞第的私交雖然很好，但我保證一定嚴守祕密。

李：這樣做，我實在傷心，那一對最惡毒的兄弟害了我。

法：這才對，我們馬上就走；毒病一定得用毒藥醫，小姐，今天這個結婚日子你與其死，你暫且做個活人也許結婚至多不過延期幾天，不要不耐煩，熬受一些。

【法郎士，希羅及李耐多同下。】

彭：佩德絲小姐，你一直在哭嗎？

佩：嗯，我還得哭一會呢。

彭：我不願意你哭。

佩：我哭我的，你沒有理由叫我不哭。

彭：我明知道你的好姊妹一定受了冤屈。

佩：唉，要是有人替他抱不平申冤枉，我真要感激他。

彭：你又這樣表示你這樣一番的謝意呢？

佩：那還不容易，可惜沒有這樣一個朋友。

彭：能不能有個男子試來幹一下呢？

佩：那原是男子的事，不過并不是你。

彭：在這世界上，沒有別的什麼可愛，我單愛了你，還不很奇怪嗎？

佩：真同我莫名其妙一樣奇怪。真好像我也可能說這種話：我不會像你那麼愛過世上。別的什麼東西；但你不要相信我，可是我也變不說謊，我不否認，也不承認。我只代姊妹傷心。

彭：佩德絲小姐，我可以發誓，你已經愛我了。

佩：不必發誓。你還是收回了吧。

彭：我敢發誓，你已經愛我了：誰說我不愛，我得叫那個說我不愛你的人，收回那句話。

佩：你不願收回你的話嗎？

彭：沒有理由要考慮收回那句話。我說：我愛你。

佩：只有請上帝恕我！

彭：好佩德絲小姐，爲什麼？

佩：你真使我快樂，我大約可以對你說我已經愛你了。

彭：你真心愛我嗎？

佩：我一心一意的愛你。

彭：那麼，你要我做點什麼事？

佩：把克勞第殺了。

彭：哈哈！這個我不幹。

佩：你不殺他，就等於殺我，再見。

彭：且慢，好佩德絲小姐。

佩：雖然我依你站在這裏，我的心却早飛走了。你心裏沒有什麼愛。不，請讓我走。

彭：佩德絲！——

佩：我非走不可。

彭：那麼，我們還是朋友。

佩：你容易有勇氣和我做朋友，却不容易有胆量和我的仇人決鬥。

彭：克勞第是你的仇人嗎？

佩：他侮辱我的姊姊，並且誣衊她，破壞她的名譽，他還不是一個壞蛋。啊！我要是一個男子漢，哼，他這樣很毒，把她騙，騙，直騙到結婚，他却當着諸親好友的面，大大的羞辱她，憑空的攻擊她，——啊，我要是一個男子漢，我要在十字街頭，剖他的肚，吃他的血！

彭：佩德絲，你且聽我說，——

佩：真是要臉的話！「和一個窗子外面的男子講話！」

彭：不，但是，佩德絲，——

佩：我的好希羅姊姊！她受了冤屈，她給人家誣衊了，她是給人家陷害了。

彭：佩德——

佩：王子，伯爵！多高貴的誇人，多漂亮的伯爵！真是堂堂的人物。爲了這我真想變成一個男子漢；否則，我就希望有一個不愧爲大丈夫的朋友！不過，現在的所謂男子，都只知道獻獻殷勤，敍敍寒暄，只知道舌翻蓮花，文過飾非就是。這種人，現在就被尊爲英雄，看得他了不起，實際上，不過是一個賭誓發咒造謠說誑的專家而已。我不能依我的志願變成一個男子，所以我只得氣死也還是個女子。

彭：佩德絲，且慢走。像這隻手，我實愛你。

佩：那麼，爲了愛我，你得用別的方法，不要儘是賭誓發咒。

彭：那麼，憑良心講，你以爲克勞第伯爵冤屈了希羅？

佩：那還用說。

彭：好！就這麼說定了，我決計去向克勞第責問。我要先吻一下你的手再走。你相信我一定會有一個圓滿的答覆給你。去吧，去安慰一下你的姊姊：我一定說她已經死了。再會。

【彭尼迪下。】

第二場 監獄

〔杜·巴拉，佛基士及書記官，均着制服；暨警察，康拉德，巴拉巧同上。〕

杜：人都到齊了沒有？

佛：啊！書記室還少一張橙子和墊子。

書記官：誰是犯人？

杜：自然是我同我的隊副了。

佛：那當然不是：我們自會來審詢。

書：不過究竟誰是犯人？應該受審的讓他走到隊長面前來。

杜：是啊，讓他走到我面前來。仁兄，你叫什麼名字？

巴：巴拉巧。

杜：請你把巴拉巧寫下來。嗯，你的名字，朋友。

康：我是一位紳士，先生，我叫康拉德。

杜：寫下來：紳士康拉德先生。朋友，你們都相信上帝嗎？

康：巴先生，我們希望相信上帝。

杜：記下來：他們希望相信上帝。先寫上帝；因為壞蛋的名字寫在上帝前面，上帝會反對的。朋友，不用說，你們不過要比那些冒充的惡棍要好些。乾脆些，你們有什麼說的。

康：先生，我們沒有什麼可說。

杜：我說你這個傢伙倒有些小聰明呢。但我倒要問他一個一明二白。噲，走過來一些，我在你耳朵邊講句話：先生，我告訴你，我不過猜想你們是冒充的惡棍。

巴：先生，我告訴你，我們都不是。

杜：好，站在一邊，上帝知道，他們的口供都一樣。你把它記下來沒有，他們都不是壞蛋？書：巡官，你審問得不對頭。你得先叫警察過來問一下，因為他們是原告。

杜：對，你的辦法對。警察走上來。朋友，奉王子的命令，你們得控告這兩個個人。

警察甲：據這個人說，先生，王子的兄弟約翰是個壞蛋。

杜：記下來，約翰王子，壞蛋。怎麼？這還不是憑空捏造叫一個王子的兄弟做壞蛋。

巴：巡官先生。

杜：夥計，請安靜些：我不喜歡你那個樣子。

書：你還聽到他說些什麼？

警察乙：我聽到他說，他在約翰王子那裏攪到了兩千美金，要他破壞希羅小姐的名譽。

杜：竊盜未遂犯，依照過去的法規，應予監禁。

佛：是，大多數是如此。

書：夥計，還有別的吗？

警察甲：據說，因此克勞第伯爵不願意和希羅結婚，並且準備當着全體來賓着實羞辱希羅小姐

一番。

杜：壞蛋！你這個永世不得超生的壞蛋！

書：還有別的沒有？

警察乙：沒有了。

書：朋友，這你們就不能否認了。今天早上，約翰王子秘密地逃跑；希羅也一如剛才所說，受了人家的詛囑，已經羞憤得突然去世。巡官，把他們綁起來，帶到李耐多總督那裏去。我先去一步，把他們的口供給他看。

【書記官下。】

杜：來，把他們綁了。

佛：網住他們的手。

康：走，「花花公子」。

杜：啊，書記官到那裏去了。把這位王子的部叫做，「花花公子」的記下來。來，綁他們起來。
○混蛋？

康：滾，你這笨驢，你這笨驢！

杜：你不相信我的地位嗎？你不相信我的年紀嗎？書記官是在這裏，一定得記我是頭笨驢！但是，朋友，你得記住我是頭笨驢；雖然並沒有把它記下來，你不要忘記我是頭笨驢。你這個壞蛋，我這頭笨驢倒是你犯罪的好證人。你要知道，我並不是個傻瓜，而且還是一個公務員，一個族長，而且還算得米西那城中的一块鮮肉；曉得法律的人，到我這兒來；財發得够的人，到我這兒來；破財的人到我這兒來身有兩套制服，一切可說嘸啥的人到我這兒來，帶他們下去。啊你們罵我笨驢！要是記下來又多好呀！

【杜巴萊等下。】

第五幕

第一場 李耐多總督府前

【李耐多及安東尼上。】

安：要是你再這樣下去，你眞要把身體也氣壞了。何苦把自己的身體來做犧牲？你也未免太傻了。

李：請你不要再勸我了，我聽來就像把水倒在篩子裏，勸也沒有用的。不要再勸我了，也不要教別人來勸我，他們那裏了解我的告苦惱。要是這麼一個做父親的，他那麼愛他的兒女，也像我一樣的熱愛我的女兒，看他能够容忍到什麼限度；比較他和我之間的不幸的深淺，傷心的程度，一切的一切都相仿，而他還能够掛起笑容，捻着鬚子，煩悶了，唱杯酒，或者嘆口氣就算了，這種人，你可以叫他來，我可以接受他的勸告，學習學習他的涵養功夫。可是，世界上決沒有這種人，**老人**都會勸解人家不要悲傷，因爲這種悲傷與他並無關係；只要嘗試一下，當他們的悲傷轉成憤

怒的時候，空口的藥物能醫得了病嗎？一根絲絛能束縛得住一個瘋人嗎？溝腔的牢騷能够三言兩語，就消散了嗎？不可能，不可能。自然，勸導那些悲痛無極，其心如搗的人這件事，原也是做人的道理；但在事情輪到自己的時候，不管德行，勇氣，誰又可能受得下呢？所以你不必勸我，我的悲傷實在比所說的還要利害。

安：那癡成人和小孩沒有一點分別了？

李：我請你安靜些吧，我是一個平常人！因為沒有一個哲家他會忍耐地熬受牙齒痛的，縱然他們寫來猶如天人，叫人待機，叫人忍受。

安：那又何必過分苦了自己，何不分一點去對付那些侮辱你的人呢。

李：你這句話說得有理，我應該這麼幹。我已經知道希羅受了冤屈；克勞第和王子遲早會得知道的，所有一切嘲笑過她的人都會知道的。

安：王子和克勞第匆匆來了。

〔彼德羅及克勞第同上。〕

彼：你好，你好。

克：你兩位都好。

李：你們聽着，殿下，——

彼：李爾多，我們有些緊要的事要談。

李：有些緊要的事要談，殿下！好，再見。殿下。你現在很忙嗎？——好，我無所謂。

彼：老人家，別和我們吵嘴了。

安：要是吵嘴能使他老人家平復冤氣，那我們當中有幾個要癱在地下了。

克：誰冤屈了他？

李：就是你委屈了我；你還在裝什麼腔？你不要去亂摸你的劍把子，我決不怕你。

克：啊！該打的手，倒驚動你老人家了；不過我的手並沒有想要拔劍出來。

李：哼！朋友，不要輕視我，也不要取笑我，我還沒有那麼老得不中用，也不是個傻子，會得

倚老賣老，說我在年輕時代做過怎樣驚天動地的事；或者不服老，說還可怎樣幹一場。克勞第，聽清楚了，你譴議了我無辜的孩子，也就是冤屈了我，所以我也顧不得白髮蒼蒼，就在這風燭殘年，我也要和你決鬥，拚個你死我活。你譴議了我無辜的孩子，你的流言誹語刺傷了她的心，現在她和她的祖先葬在一起了，啊，在我們的祖坟上，從來是清清白白的，現在給你這個壞蛋攪壞了風水！

克：給我壞了風水？

李：是你，克勞第；就是你，我認。

彼，老先生，這話你就說錯了。

李：王子殿下，你要是不相信，他敢不敢和我決鬥一下，不管他怎樣武術高強，身手靈活，年少力強，我都不怕。

克：去吧，我不和你來這一手。

李：小子，你殺了我的孩子，你就這樣把我推開算了？小子，要是你能把我殺了，你才算得一個好漢。

安：他要殺死我們兩個，才算是好漢。那沒有關係，讓他先殺一個：看他能不能贏得了我。來，跟我來，小子；你過來，你那一點兒劍術，真不在我心上，贏不了你，就不算一個大丈夫。

李：兄長，——

安：你且寬心一些。誰都知道，我最寶貝我的娃女兒，她現在給這些壞蛋誣蔑死了，他們還敢見人，我就敢在老虎頭上拍蒼蠅。這些小子，忘八，豬欄，賊強盜！

李：安東尼，兄長，——

安：你儘放心。他們真是什麼東西！我最清楚他們，一羣不要臉的東西，都是嘴硬骨頭酥——銀

樣續搶頭，他們只可以嚇嚇人家，却嚇不了我！

李：但是安東尼，兄長，——

安：沒有關係，你不要多管閒事，讓我來和他們算這筆賬。

彼：兩位先生，我們再不敢挑起你們的怒氣了。令愛的去世，真使我惋惜。不過，有憑有據，事實如此，我看並不有冤枉她。

李：殿下，殿下！

彼：我不要聽你的話。

李：不要聽我的話？好，兄長，我們走吧，我看他到底聽不聽我的話。

安：不聽，自有人會叫他們聽！

〔李耐多及安東尼下。〕

〔彭尼迪上。〕

彼：瞧，我們要找他，他倒來了。

克：先生，現在有什麼消息？

彭：殿下，你好。

彼：你來了，歡迎之至。要是早來一步，倒可以替我們排解一下。

克：我們倆的鼻子，差一點給兩位沒有牙齒的老頭子咬掉。

彼，你看怎樣辦？李耐多和他的哥哥，要和我們決鬥，我們的年紀太輕了，怕配不上他們。

彭：老少不稱，勝了也沒有面子。我特來找你們雙方談談。

克：我們苦悶得要命，想散散心，已經找你好半天。你可高興說笑說笑？

彭：笑話躲在我這個劍匣子裏面，要不要我抽出來？

彼：你真是隨身都帶着笑料嗎？

彭：不一定，不過帶着的時候多，不帶的時候少。我願意你們把它抽出來，像我們玩樂器一樣，抽出來樂一樂。

彼：說句老實話，他的臉色有些發白，你瘋了，還是存生氣？

克：朋友，生什麼氣，生的是勇氣！要是你肯殺隻貓，你也就很有勇氣來殺煩惱了。

彭：先生，要開玩笑，我們就去較量一下，看情形，你這話是對我而發的。還是請你換一個題目吧！

克：那麼，另外給他一根棒，這一根壞了。

彼：看樣子，他愈來愈變了：我以為他當真生氣了。

克：他要是真的生氣了，他會得勒緊褲帶的。

彭：我可以在你耳朵邊講句話嗎？

克：上帝保佑我，保佑我挑戰得勝！

彭：「與克勞第低語。」決不是開玩笑，你真是個壞蛋。只要你敢，隨便你用什麼武器，隨便你在什麼時候，我要和你決鬥一下。你要是不敢的話，你就自己承認沒有種。你殺死了一個善良的小姐，逼她死的責任，都在你身上。我看你怎麼說。

克：好吧，同你決鬥算了，我也可以消遣一下。

彼：什麼？請客嗎，請客嗎？

克：我真得謝謝他；他送我一只豬頭和一隻雞，要是我不巧妙地把它切開，那就會變得一無所得。我不是也得去找隻山雞來呢？

彭：先生，你打趣得很巧妙；真是流利動人。

彼：我要告訴你，有一天，佩德絲曾這樣稱讚過你的打趣本領。我說，你有一些機智。她說：

「的確，他有一些小聰明。」我說：「不，是個大才子。」她說：「是的，不過大而無當。」我說

：「不，他諷而不虐。」她說：「確實，可惜刺不痛人家。我說：「不，他有正人君子的聰明。」她說：「的確，他是一個聰明的正人君子。」我說：「不，他有幾個舌頭。」她說：「這我相信，因為他在禮拜一晚上發咒許給我一件東西，到禮拜二早上就誓不承認了。他不是雙重的舌頭，就有兩個舌頭。」她就這樣和我說了一個鐘頭，總是把意思倒一個頭，就把全部的意思都翻了個身。不過，到最後，她嘆了口氣，作了個結論，說你是全國最漂亮不過的人物。

克：因此，她很傷心的哭了好久，還說，她並不關心你。

彼：是啊，她哭得够傷心。不過，雖然如此，要是他們倆早就做了死對頭，她還是會得愛他的。老頭兒的女兒對我說過。

克：對，上帝還會看見過他躲在花園裏哩。

彼：不過，我們到什麼時候才能把一對牛角插在聰明的彭尼迪頭上呢。

克：是啊，而且還得在那下面寫上原文：「這就是結了婚的彭尼迪！」

彭：再會，小子，你最了解我。你這樣東扯西扯的故作滑稽，我只有馬上離開你。這一套說笑的本領，你還沒有學得像，搔不着人家癢處。殿下，你對我的種種恩賜，心感之至。但我們不得不折夥了。你的私生弟弟已經逃出來西那：你們，你也在內，殺了一個清清白白的好姑娘。那位老頭

還在等着我，我得去和他決鬥一下，到那時候，世界才得太平。

【彭尼迪下。】

彼：他在認真了。

克：的確在十分認真；不過，我斷定他是十分真認的在愛着佩德絲。

彼：他預備和你決鬥嗎？

克：真誠得了不得。

彼：人，真是件難弄的東西，當他穿得衣冠楚楚鞋襪齊全而又失去理智的時候！

克：那樣的時候正是一個巨人對付一隻猴子！可是在那時候一隻猴子對於這樣一個人又能够發

好他的病嗎？

彼：但是，你且安定一些，我們且慢說笑。他不是說我的弟弟逃跑了嗎？

【杜巴萊，佛基士，警察，押康拉德，巴拉巧同上。】

杜：過來，朋友，要是王法不能制服你，那天下真沒有是非了。哼，你是個慣會罵人的僞君子

，得好好的看守着。

彼：怎麼！我弟弟的兩個朋友都給你綁起來了！一個是巴拉巧！

克：殿下，先問他們犯了什麼罪。

彼：巡官，這兩個人犯了什麼罪？

杜：殿下，他們造謠生事；並且說些虛言謔語；其次，他們是些破壞人家名譽的專家；第六也是最後的，他們誣讒了一位小姐；第三，他們搬弄是非；總之！他們是專門說謊的壞蛋。

彼：第一，我問你，他們幹了些什麼事；第三，我問你他們犯了什麼罪；第六也是最後的，爲什麼把他們綁起來；總之：你們爲什麼把他們捉來？

克：問得很對，而且前前後後，很合他們的條理。不過，我倒有一個罪名可以很合適的控告他們。

彼：朋友，你們究竟冒犯了誰，要這樣給綁着來問口供？這位巡官學識高深，他的話太轉彎抹角，一下子可不容易聽得懂。你們自己說吧，究竟犯了什麼罪？

巴：王子殿下，我也不用強辯了，請叫這位伯爵大人把我殺了吧。雖然你是那麼聰明睿智，却還沒知道我會當面欺騙過你，現在終於給這批傢伙揭穿了：昨天晚上，他們會聽到我對這位康拉德老兄談到令弟約翰太爺如何唆使我破壞希羅小姐的名譽；如何騙你到花園裏去看我和穿着希羅小姐的晚服的瑪格麗調情；如何你一氣之下，預備在你同她結婚的時候羞辱她。我的一切罪行，他們

都已經錄下口供；我寧願死，也不好意思再把它供述一遍。希羅小姐是給我和我的約翰大爺誣斃死的。總之：惡人總不會有好報，我也不用多說了。

彼：這大篇供詞，是不是等於給了你一個當頭的霹靂？

克：我聽了他這段話，真像吃了毒藥一樣的難過。

彼：倒是，這件事的確是不是我弟弟指使你幹的？

巴：是的，爲了做這件事，他還給了我好一筆錢。

彼：一定是他玩的鬼計，所以現在他不得不逃走了。

克：我的希羅小姐！現在，我明白了，對於你，我像最初的愛你一樣，你真是一位少有的好小姐。

杜：來，把這批傢伙押走：我們的書記官該已經把這件案子報告給李耐多總督了。弟兄們，要是有機會，請不要忘記報告，他還罵我是笨驢。

佛：李耐多總督和書記官都在那邊走來了。

〔李耐多，安東尼及書記官復上。〕

李：誰是那個混蛋？讓我來看看他的真面目，免得以後看到他那種的人，再教我上當。你們

這些人裏面誰是那個混蛋？

巴：要是你要知道誰害了你，只看我就是了。

李：就是你這個囚犯，胡說霸道的殺死了我清清白白的孩子嗎？

巴：是的，就是我一個人。

李：混蛋，誰說只是你一個人，你不要就誤了自己。這裏站着的是兩位貴人；那位主使的第三者逃掉了。兩位王子，爲了小女的去世，得謝謝你們，真是勞苦功高。要是你們回想起來，幹得真勇敢。

克：我不知道怎樣請你原諒；但我不能不說幾句話。隨你的便，你要怎樣處罰我，就由你怎樣來處罰我。不過，罪不在我，我不過是出於誤會。

彼：我也不過是出於誤會。只要你老先生能够滿意，你要怎麼就怎麼辦吧。

李：我不能要你們把我的女兒起死回生；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得請你們兩位，告訴全米西那的人知道她死得冤枉。你要是真的愛她，就在今夜，你可以寫篇墓誌銘，到她坟上去對着她的遺骸朗誦一遍。明天早晨，你到我家裏來，雖然你已經不能做我的女婿，就做我的姪女婿吧。家兄有一個女兒，和已死的小女一模一樣，她是我們兄弟倆的唯一承繼人，你本該和她的姊姊結婚，現在就和

她結婚吧，這樣，我的舊恨就算一筆勾銷。

克：老丈，你的寬宏大量真使我掉下淚來！我決定接受你的好意；但願可憐的克勞第從此交上好運。

李：那麼明天早晨我等你們，今天晚上我回去了。把這個混蛋帶去和瑪格麗對證一下，我想她也是一夥兒給令弟買通來幹這件勾當的。

巴：不，我憑良心說，她沒有和我們串通；在她同我談話時，她也不知道已經受我們的利用；就我所知道的，她一向規規矩矩。

杜：還有，總督大人，還有一件是非沒有弄清楚，——我是原告，這個囚犯竟叫我做笨驢；我請你不要忘記處罰他。此外，警察曾經聽到他談到一個叫做「十不全」的人，據說他耳朵上掛了一把鎖，在耳朵裏却藏着一把鑰匙，用上帝的名字，到處借錢，借到了以後，便千年不懶，萬年不還；現在，人們的心一天天硬起來了，就使爲了上帝的緣故，也不願意再借分文給他。請你就這一點審問他一下。

李：謝謝你，真太費你的心了。

杜：我爲你感謝上帝，總督大人說得真像一個可感可謝的青年人。

李：應該爲你的煩心謝謝上帝。

杜：一切都得感謝上帝！

李：回去吧，犯人不用你管了，謝謝你。

杜：那麼，我把這個十惡不赦的壞蛋交給大人了；請你自己懲戒他吧，也可以殺一儆百。上帝保佑大人，我敬祝大人福壽康寧；我告辭了，希望下次再快快活活見面，怕不成功吧！來，老鄉，我們回去了。

〔杜巴萊及佛基士同下。〕

李：兩位，明天早上見。

安：伯爵，再見：明天早上我們等着你們。

彼：我們決不失約。

克：今天晚上，我將爲希羅小姐痛哭一場。

〔彼德羅及克勞第同下。〕

李：〔對警察〕把這兩個傢伙帶來，我們要去和瑪格麗談談，她怎麼會和這個混賬東西相熟的。

〔李耐多，警察及巴拉巧同下。〕

第二場 李耐多總督的花園

【彭尼迪及瑪格麗同上，相遇。】

彭：好瑪格麗，請你幫我的忙，去找佩德絲小姐來一談。

瑪：那麼，你得做一首頌讚我美麗的詩來謝我。

彭：瑪格麗，你已經是如此高貴了，沒有一個世上的男子再能配得上你了；不是說笑，你是應得稱頌的了。

瑪：沒有一個男子配得上我，爲什麼？是不是我應該一直住在地下室裏？

彭：你的那張嘴，快得像頭獵狗；開口就咬。

瑪：那你就像一把舞台上的木刀，打得人，却刺不痛人。

彭：瑪格麗，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的俏皮話，它不會得刺痛女人的，因此我求你快些去請佩德絲小姐來。我送你幾個盾牌。

瑪：盾牌我們自己有，你給我們刀好了。

彭：瑪格麗，要是你要用刀，你得用一個鉗子把刀頭夾住。女孩兒家玩那種東西是危險的。

瑪：好，我替你去叫佩德絲，我想她有兩條腿。

彭：所以，她會得來的。

【瑪格麗下。】

【彭尼迪唱：】

「稽首重霄繡綉司。

鴛鴦牒下竟何時！

此情欲訴憑誰訴？

孤寂堪憐且唱詩。」

不過唱罷了；但是說到戀愛，歷史上有的是多情種子，有琴挑的司馬相如，有夜奔的紅拂女郎，才子佳人，風流韻事，真是連篇累牘，衆口傳誦，爲什麼，那就因爲是戀愛。可是我相信，他們決比不上我這麼念念不忘的真情實愛。我不能在詩裏表達出我的意思來，我試過多次，老是韻都押不上，有時並且變成無病呻吟。我不是一個有天才的詩人，因此我也不能用詩文去求愛。

【佩德絲上。】

好佩德絲，我請你來，你果然來了。

佩：是呀，先生，你要我走我就走。

彭：不，再等一會。

佩：「一會」過了；現在，再會，我要去了，在我去之前，請你讓我知道現在你和克勞第之間怎樣了。

彭：已經給我臭罵一頓；因此，我得同你接個吻。

佩：罵人只當耳邊風，罵就是臭風，臭風就是臭氣，臭氣有礙衛生；因此，我不同你接吻就要回去了。

彭：你的嘴真可怕，把一個字的真意義也嚇跑了。明白告訴你：我已經對克勞第要求決鬥，要是他沒有答覆，就算他落地便丟了胆子。不過我現在倒要請教，你到底爲了我那一點不好，才第一次愛起我來？

佩：就愛你「不好」得那麼完全。要是有一點好混合在裏面，你就沒有那麼壞得好，也就不成其爲壞人了。不過我倒也要問你，我那一部分的好才委屈你愛起我來？

彭：「屈愛」，好一個漂亮而又新鮮的形容詞！我的確是「屈愛」，因爲我愛你，實在違反了我的志願。

佩：我想，這倒是句真心話。啊，那真太冤枉了。要是你爲了我，不願意也得願意，那麼我爲了你，願意也只得願意了；因爲我永遠不願我的朋友爲愛我反而討厭我。

彭：你太聰明了，連得求愛，也不肯平穩平穩。

佩：你這種自白並不見得聰明；二十個聰明人裏怕沒有一個人會得自稱自讚。

彭：佩德絲，在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上古時候，這是可能的；現在，要是一個男子不在生前就做好政，立好碑；那他在喪鐘響過，寡妻哭過之後，便什麼都完了，人家也不會紀念他了。

佩：你想她會得哭多久呢？

彭：那就是問題了。大概教堂裏敲一個鐘頭的喪鐘；眼淚鼻涕的怕還撐不到一刻鐘。自己稱頌，大聲宣傳，這是對於聰明人最好的辦法——祇要他的良心不來反對阻礙，像我對我自己一樣。我自己有很多長處可以稱頌，正由於自己作證，自己表揚，反而覺得自己確值得讚美。請問，現在姊姊怎樣了？

佩：很不舒服。

彭：你呢？

佩：也很不舒服。

彭：求求上帝，一心愛我，這樣我保證你可以舒服。那邊正有人急急忙忙走來了，我也得回去了。

【吳素拉上。】

吳：小姐，快些回到你叔父那裏去。裏面正在鬧得烏烟瘴氣，已經證實我的希羅小姐是給人家冤枉了的；王子和克勞第也被人家罵得一塌糊塗，約翰王子是主使人，他已經逃跑了。你還不立刻就去。

佩：先生，你要不要一起去聽聽這件新聞？

彭：我要生活在你的心頭，死在你的裙內，葬在你的眼睛裏，而且，我要同你一起到你叔父那裏去。

【俱下。】

第三場 教堂內

【彼德羅，克勞第，侍役，持樂器及祭燭同上。】

克：這就是李耐多家的祖墳嗎？

某：正是，伯爵。

克：〔展卷誦讀。〕

「人言可畏，含羞長眠，

一死皆休，名著重泉，

此恨綿綿，光彩奔奔。

把它掛在坟墓上，我傷心得不能再說話，只有這樣來讚美她了。現在，奏樂，唱詩：

「請寬恕，夜之神，

受誣讒兮伊人！

含淚哀歌，

繞墓徘徊兮意莫伸！

夜之神，

太息兮躊躇，

懷思兮故劍！

墓草青青，

生意欣榮，

同生起死，

敢薦芳馨！」

克：現在，和你再會了，我將每年來爲你掃墓。

彼：各位早安，把你們的蠟燭吹熄了吧。豺狼的肚子已經飽了，你看，好天氣，東方已經發亮，太陽就要上來了。謝謝各位，我們回去吧。再會。

克：各位早安！大家各自回去吧！

彼：來，我們先去換衣服；我們要到李耐多家裏去。

克：現在月下老人將賜給我幸運，該不會再叫我在一邊傷心了。

【俱下。】

第四場 李耐多總督府之一室

【李耐多，安東尼，彭尼迪，佩德絲，瑪格麗，吳素拉，法朗士牧師及希羅同上。】

法：我不是同你說，她是清清白白的嗎？

李：就是王子和克勞第冤枉她，也是受了人家的愚弄。不過瑪格麗多少犯了些錯誤，雖然在我們審問她時，她說要是知道這樣，她決不願意幹的。

安：我真高興，什麼事都已經水落石出。

彭：我也真高興，否則，我還要逼着克勞第和我決鬥呢。

李：女兒，你同陪房娘姨等暫時回到你自己房裏去，等會我叫你們出來的時候，都得帶上假面具。王子和克勞第約定就在這時候來看我。

〔婦女同下。〕

兒長，你別忘了，你得做你姪女兒的父親，把她交給克勞第。

安：我一定裝得叫他們看不出來。

彭：牧師，我想，我有件事必須麻煩你。

法：先生，什麼事要我幫忙？

彭：不是替我證婚，就是設法改變我的獨身主義；兩者必有其一。李爾多先生，不瞞你說，好先生，令姪女時常用一隻喜歡我的眼睛對我另眼相看。

李：那一隻眼睛還是小女借給她的；那是最真實不過的了。

彭：所以我也用一隻眼睛的愛情去報答她。

李：我想你的一隻眼睛怕在看着我，看着克勞第和王子吧。不過，你到底要怎樣？

彭：先生，你的答覆比謎還難懂，我想，我求你允許我們就在今天結婚。牧師，所以我希望你

李：我很贊成。

法：我也一定幫忙。看，王子和克勞第來了。

〔彼德羅及克勞第及侍從等同上。〕

彼：各位早安，恭喜恭喜。

李：王子，早安；克勞第，早安！我們都在這裏等你。你有沒有決定在今天和舍姪女結婚。

克：即使她是一個黑種女子，我也決定和她結婚。

李：兄長，請她出來吧，牧師現成在這裏。

〔安東尼下。〕

彼：早安，彭尼迪。你的面色爲什麼像隆冬天氣那麼難看，一臉冰雪，滿面風霜。

克：我想，他也許在想那頭野牛。噫！不要怕，朋友，我們會在那對牛角上貼上金，全歐洲的

人都要對你喝采。正如以前對着丰采奕奕的「約美」歡欣一樣，當他在戀愛中常表現高貴的野獸的時候。

彭：牛叫得好聽，曾經有這樣的野牛跳上你父親乳牛的身上，亂翻亂跳，得了一條小牛，正像你這樣，因為你正有着那同樣的叫聲。

克：這筆債，過天再算；那邊又來了一筆賬了。

【安東尼引戴假面具之婦女數人復上。】

我同那一位小姐結婚呢？

安：就是她，我就把她許給你。

克：現在她就是我的妻子了，好小姐，讓我看一下你的真面目。

李：不可以，要你在牧師前握住她的手，發願同她結婚的時候才可以。

克：在這位神聖的牧師面前，請伸手給我吧，要是你喜歡我，從今以後，我就是你的丈夫。

希：當我活着的時候，我就是你第二個妻子。

【取下假面具。】

你要是愛我，你是我第二個丈夫。

克：啊，第二個希羅小姐！

希：還不是第二個？一個希羅已經被誣斃死了；但我還活着，而且當真是活着，依然是一個閨女。

彼：就是原來的希羅！那個已經死了的希羅！

李：殿下，要是流言誹語還存在，她就死了；否則，她還活着。

法：在舉行婚禮以後，我可以把希羅小姐去世那回事，詳細的說明一下，現在不要當它一會奇怪的，我們快到教堂裏去舉行婚禮吧。

彭：牧師，等一下，那位佩德絲小姐？

佩：「除下假面具。」我就是，你打算怎樣？

彭：你不愛我嗎？

佩：爲什麼？我沒有理由要愛你。

彭：爲什麼？那就令叔，王子還有克勞第都是騙我了。他們發誓說，你是愛我的。

佩：你不愛我嗎？

彭：的確，不愛，不過理智而已。

佩：爲什麼？那末家姊，瑪格麗，還有奧素拉都是受了騙了；因爲她們發誓說，你是愛我的。

彭：他們發誓說，你爲我幾乎害了相思病。

佩：牠們發誓說，你想我得快要死了。

彭：決沒有這會事。那麼，你不愛我了？

佩：不，真的，我們還是以朋友來互相報答。

李：來吧，姪女兒，我知道你很愛這位先生。

克：我也可以保證他的確愛她，這裏有他親筆寫的一張字，上面寫着一首情詩。一看就知道是暗指着佩德絲小姐。

希：這裏也有一張，是我妹妹的親筆，是我從她口袋裏偷來的，上面的一首詩也是說她多麼愛慕彭尼迪先生。

彭：奇了！我們的手違背了我們的心！來吧，我和你結婚；不過，你要知道，我實在是因爲可憐你，才和你結婚的。

佩：我不反對；不過，你得知道，我一半是爲了人家的勸告，一半是爲了要救你的性命，聽說你已經病得很利害了。

彭：別說了！我要你閉住嘴。〔狂吻佩德絲。〕

彼：怎麼了，我們這位結了婚的彭尼迪先生？

彭：王子，我得原原本本告訴你；人家笑我，我也還是要結婚的。你以為我怕人家諷刺我一下，我就不結婚嗎？決不，要是一個男子受這一點刺激就不結婚，那就連新衣服也穿不得了。換句話說，在我決定要結婚之後，人家隨便怎樣反對，也不會改變我的主張；因為人是一種容易昏暈的動物，所以我也不能始終堅持下去。我的話說完了。關於你的一部分，克勞第，我會想打你一頓；不過現在你就要做我的親戚，那就算了，不過你得好好的愛護我的姊姊。

克：我倒真希望你不要和佩德絲結婚，這樣我可以打擊你這個口是心非的獨身主義者。無疑的，要是我的姊妹不好好的管束你，你一定是一個朝秦暮楚的壞蛋。

彭：何必呢，我們都是朋友。讓我們在結婚以前，先跳一次舞，使我們的心頭稍為輕鬆一些，她們的脚也站得發酸了，也該活動活動。

李：我主張先舉行婚禮。

彭：我說還是先跳舞，奏樂！王子，你倒憂鬱起來了。給你找一位夫人，給你找一位夫人。沒有再比結婚再幸福的了。

【副官上。】

副：殿下，約翰王子已經捉住，現在已由武裝士兵押回米西那來了。

彭：現在不必想到他。到明天再說，我來爲你們想出重罰來辦他一下。樂師們，吹打起來。

【跳舞，俱下。】

【全劇終】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於上海。

